海鷗少女探險隊

探險故事

牧童少年文庫44
牧童出版社

波多野未記著
蘇　香譯

海鷗少女探險隊

探險故事

牧童少年文庫44
牧 童 出 版 社

波多野未記著
蘇　　香譯

牧童少年文庫44
海鷗少女探險隊
波多野未記著
蘇　香譯
探險故事

探險故事
牧童少年文庫44
牧 童 出 版 社

海鷗少女探險隊

這是一支美麗、活潑、勇敢的隊伍——海鷗少女隊，她們爲了揭開傳說中「海龍」的謎，揚帆遠征，冒險犯難。

一路上，她們與暴風雨搏鬪，船翻了，漂流到一處孤島，在那裡，發生了一連串撲朔迷離的事情……

小朋友，你想不想看看這個高潮迭起，緊張刺激的探險故事呢？

人物介紹

皮芮多

故事裏的主人翁，一位勇敢而深愛冒險的法國少女，也是國際學生雜誌的編輯，書中她爲了證明海龍的存在，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

伊梅

對於「海龍」一事和皮芮多持相反意見，不惜遠從加拿大駕艇率隊到法國，向皮芮多當面挑戰。是一個活潑而爽朗的美麗少女。

馬克、漢美

馬克是皮芮多的弟弟，漢美是安大略號的水手長，兩個人都好惡作劇，是一對形影不離的小淘氣。

珍妮、蜜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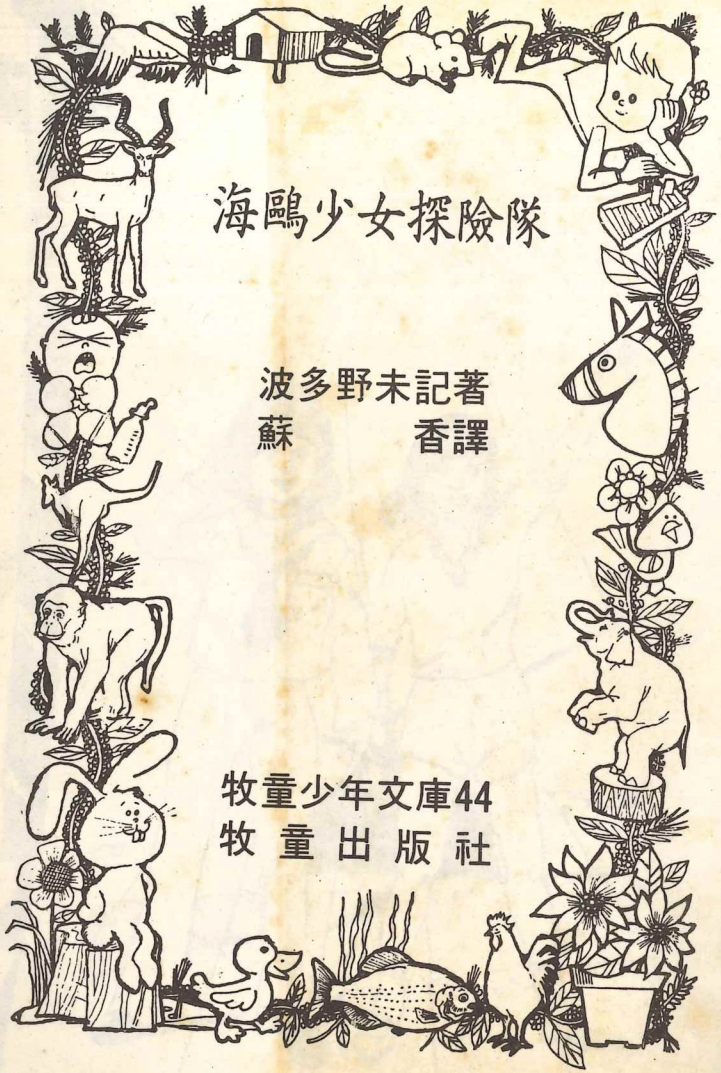
法國少女，珍妮端莊沉靜，蜜坎輕佻活潑，是皮芮多的表姊妹。

希勒、馬略

在「海龍」論戰中和皮芮多站在同一陣線上的航海畫家，後來和女孩們一齊隨著安大略號，在海上漂流，爲人活躍風趣，是大夥兒的靈魂。

姆吉、葸張

老水牛，在危急中始終與馬勒希護衛著安大略號上的少女。



海鷗少女探險隊

波多野未記著
蘇　　香譯

牧童少年文庫44
牧 童 出 版 社

「海龍」大家高聲喊叫起來，吃驚地呆立著。原來傳說中的

怪獸「海龍」，仍然活在這個世界上。

在舞台的後門，皮芮多正爲了「海龍」的事，和剛從加拿大回來的梅伊，發生了爭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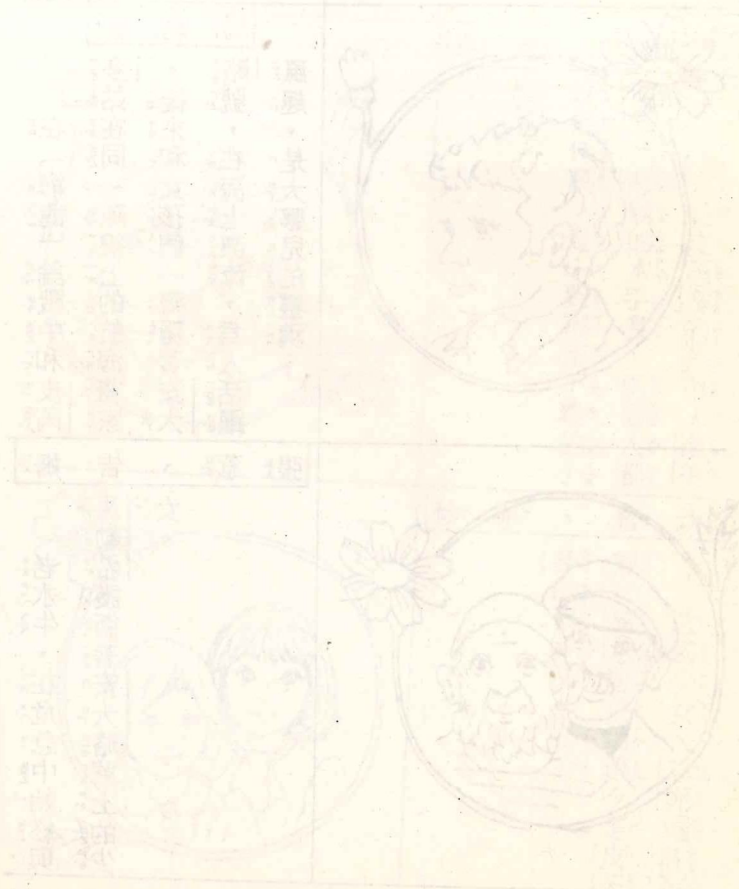
前言

法國少女皮芮多，深信海龍——這傳說中的海怪，是絕對存在的，她相信這頭怪獸一定潛身在海底某處，於是發了心願要去探個究竟。可是加拿大的女孩梅伊，却始終認爲這是無稽之談，對皮芮多的看法嗤之以鼻。

她們兩個隔洋論戰，誰也不肯認輸；然而書面的傳達，畢竟無法暢所欲言，所以梅伊索性夥同幾個女伴，組織了一支「海鷗少女探險隊」，駕著小艇，飄洋過海地來到法國。

目錄

前言
人物介紹
第一章 開端……一
1. 少女快艇……二
2. 皮芮多的演說……七



3. 加拿大來的少女……一七
4. 小艇的競賽……二三
5. 小艇的海上漫步……四三
6. 暴風雨……五七
第二章 飄搖海上的安大略號……六九
1. 與暴風雨的戰鬥……七〇
2. 漂流的小艇……七九
3. 意外的發現……九三
4. 月光下的怪物……一〇一
5. 陸地！啊！陸地出現了！……一一五

6. 誰失踪了？……一三一
7. 皮芮多在那裏？……一五一
第三章 島上的日子……一六一
1. 皮芮多回來了……一六二
2. 皮芮多的歷險……一七一
3. 有了船……一八五
4. 梅伊和皮芮多那裏去了？……一九三
5. 怪獸的洞窟……二〇五
6. 海龍，就在眼前……二一一
7. 重返雷內……二二一

第一章 開端

後記……一二九

1 少女快艇

「等一等！還有一個呢！」小艇剛剛啓動，就有一個手抱寫生簿的年輕人追了上來喊道。他叫馬勒希，是一名航海畫家。他上了船才坐定，小艇便高高發出一聲長鳴，緩緩駛離了碼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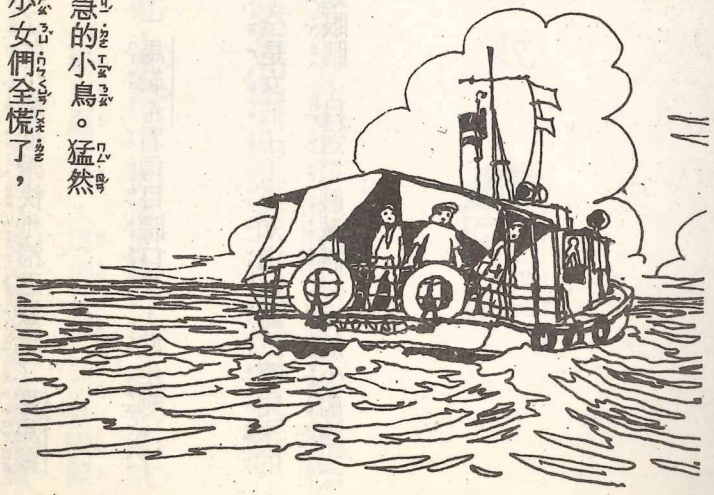
這裏是法國南部的聖馬羅，著名的海港，也是頗富盛名的海水浴場和避寒勝地。隔岸的雷諾，來往的船隻和渡假的人們在港口穿梭如織。駛離了聖馬羅碼頭的小艇，在接近雷諾港灣與小島之間的狹窄水

路時，斜裏突然竄出一艘大一點的遊艇，擎着高高的三枝船桅，船首呈玲瓏的尖角，四張前帆和主桅的大帆，在海風中撐得十分飽滿。這小艇飛一般地向岬

角的先端駛去。

「橫衝直撞當心給浪掀掉！」小艇上的水手大叫。

而那艇三桅船，却仍然鼓著白浪，像枝箭似地向小艇逼近。整個船身呈四十度的傾斜，從小艇上可以隱約見到十來個穿著一式水兵服的水手，每人頭上還戴著一頂無沿帽，一枝翩翩的紅旗映入眼簾，撲拍撲拍像隻愈飛愈急的小鳥。猛然間，主帆和二帆纏攪在一起，少女們全慌了，



一齊向左邊湧了去。立時，傾斜了的小船便飛快地滑著駛進了聖馬羅的港灣。

「這艘船你認識嗎？老張？」馬勒希看得目瞪口呆，好半晌，才發出一句話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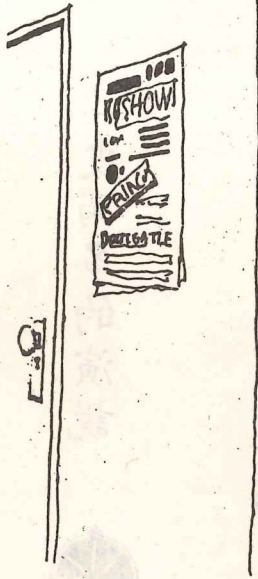
「認識。眞是不簡單！船上全是女孩子！不知道這船打哪兒來的？」艇上的老水手也驚訝地瞪起眼睛，目送這艘載滿少女的小船遠去。

2 皮芮多的演說

「馬勒希，不知怎麼總是定不下心來！」皮芮多望著神情悠閒忙著吞雲吐霧的年輕畫家，不住發著牢騷。她穿著一件隆重的小洋裝，站在舞台中央，顯得有些焦躁。

今晚，救溺協會在雷內劇場，舉辦了一個海事講習會，特別邀請皮芮多就「海龍」這種動物發表一場專題演說。這個女孩目前是國際學生雜誌法國及美國版的編輯，今天的演說稿，就是她刊載在雜誌裏

的一篇文字。內容大致是說，世上究竟有沒有海龍這種生物？牠究竟是一種鯨魚、一種章魚，或者就像某些人所說的只是一隻鴨子？皮芮多批駁這些說法，並且舉出了幾個關於海龍的眞實故事，這是她從老水手張惹那兒聽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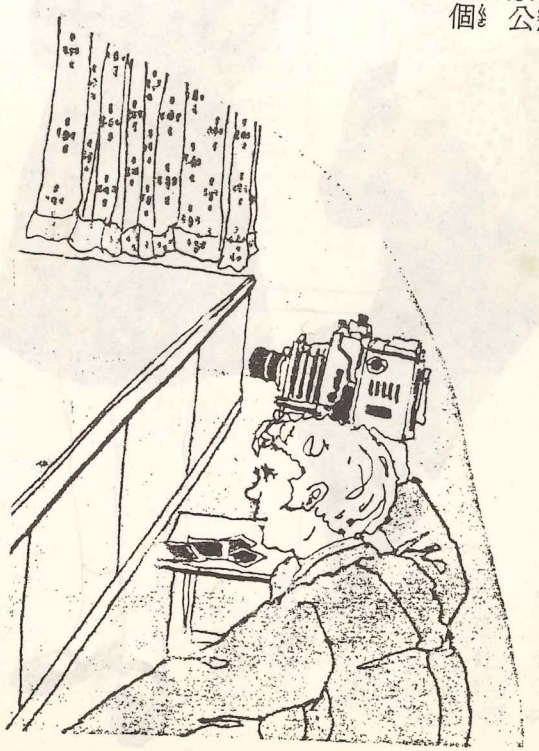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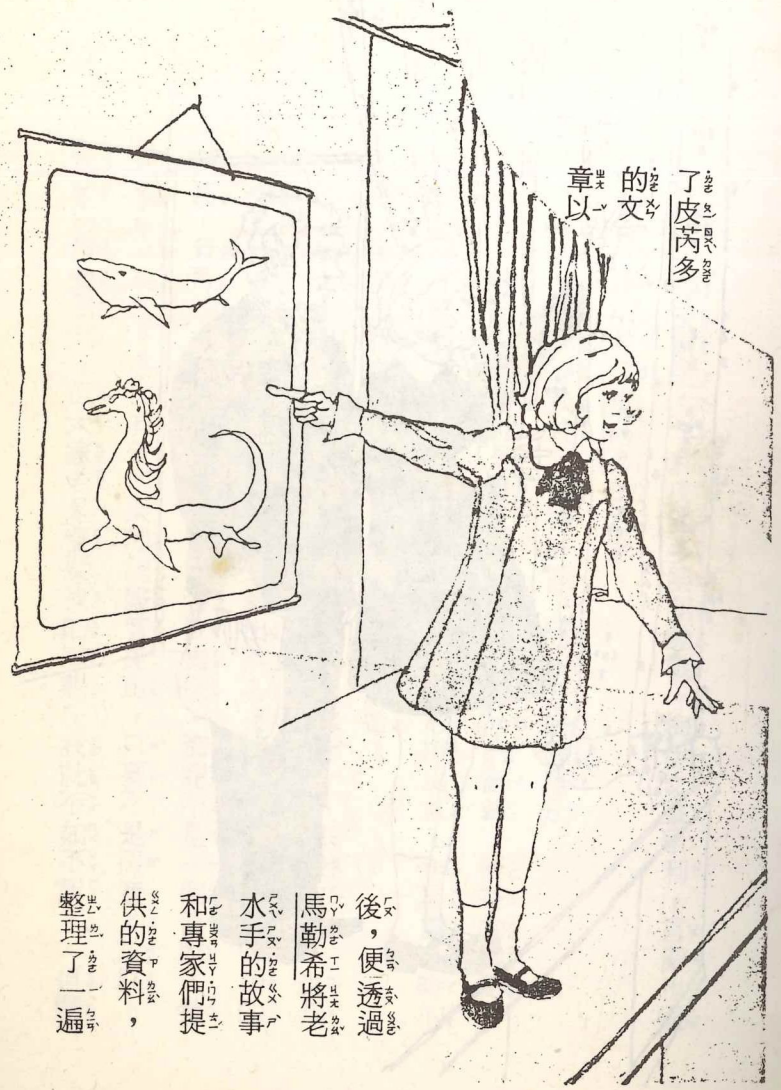
張惹的年紀已經相當大了，每到冬天，他就給布來家的別墅做短工，看守院子。

他說海龍這怪物他曾經親眼見過兩三回，說得活靈活現。

馬勒希也根據他的描述爲皮芮多的這篇文字，畫了兩幅詳細的插圖。

但是梅伊這位加拿大姑娘却怎麼也不相信這種說法。她是蒙特利爾人，父親經營了好幾家公司，對於這個問題，她一直十分認眞，並不只是爲了出出風頭而已。她讀了皮芮多的文章以後，便透過馬勒希將老水手的故事和專家們提供的資料，整理了一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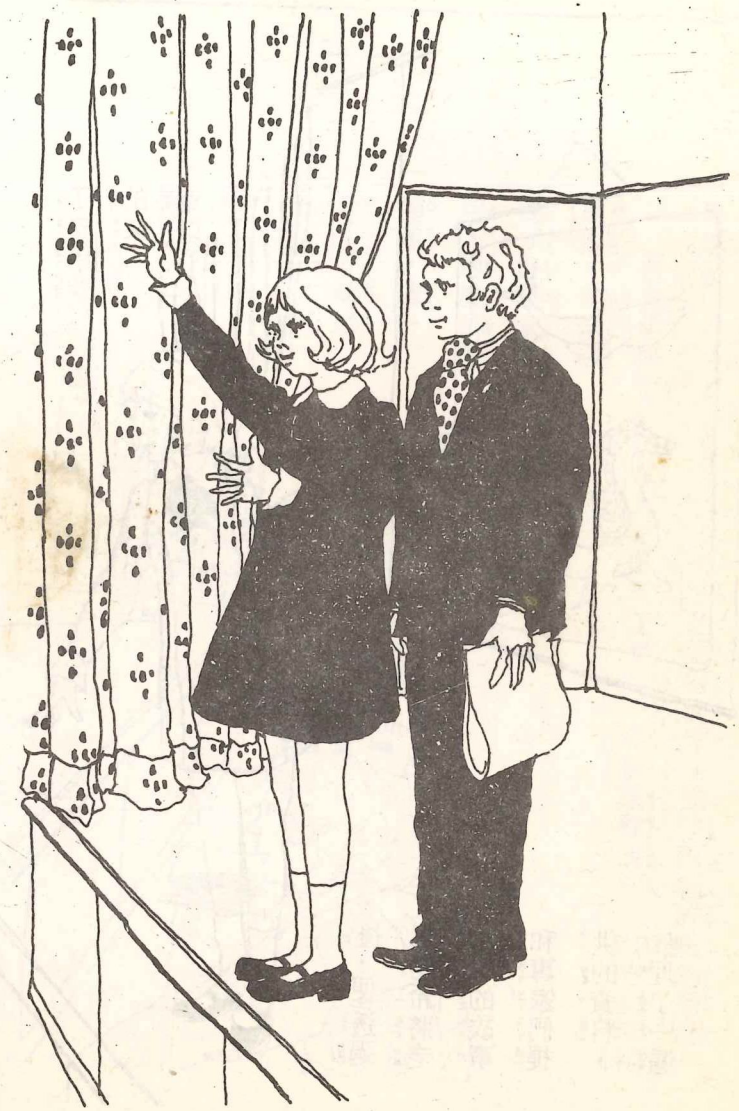


，寫了一篇反駁的文字和皮芮多展開論戰。梅伊文筆犀利，言辭也很激烈，同樣引起了皮芮多的注意。

兩人於是你來我往，各執一詞，討論得難解難分。

而台上的皮芮多也是鋒芒畢露的，她銳利的辭鋒，新奇的論點，處處充滿了說服力，她並且將繪成的海龍圖形掛出來，作爲講述時的引證。聽衆聽得如醉如癡。最後，皮芮多說道：

「請大家相信馬勒希和我絕對不是在揑造事實，譁衆取寵；也無意強迫大家接受這件事，因此我才舉出許多例證給大家作一個客觀的評斷。我再說一遍，我願以人格向各位擔保，海龍不是一個傳說，牠是確實存在的。各位有任何疑問請儘管提出，只要不是惡意的攻訐，我絕對接受質詢，但大家若是懷疑我的誠懇，我就不如不說了。但願



今天梅伊小姐也在場，我要親口對她說，你可以放下那隻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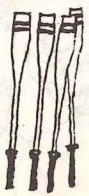
這時，從後面的觀衆席，忽然傳來這樣的聲音：

「那麼，就請你當著我的面說吧，因爲我的確在場。」所有的人都朝著聲音的來處，回過頭去。

沿著一級一級的座位望去，在盡頭的入口處，正站著一位少女。她交叉雙臂，穿著一件藍色領子的水兵服，斜戴著無沿帽，嘴角掛著一抹嘲弄的微笑，正順著中央的通道，一步一步走下來。她走到舞台的前方，燈光頓時打在她的身上。她目不轉睛地盯著皮芮多，緩緩說道：

「我是蒙特利爾的梅伊・克林斯，爲了向皮芮多小姐挑戰，特地從加拿大趕來。」

3 加拿大來的少女



「既然來了，總要說幾句話，你是不是願意與我長談一次，聽聽我的意見。再作主張？」她很神氣地說。

皮芮多也不甘示弱：

「絕對奉陪。」

梅伊的意外出現，使得演講一時間無法繼續，頓時，會場就像揭了蜜蜂窩似地，哄亂了起來。馬勒希見狀，立刻將梅伊引到舞台上。

兩位少女終於面對面了，梅伊開口說道：

「我很希望和你談一個清楚，也希望你給我一個明白的交代，不過，如果你提不出更好的說法，我想就免了。」

「我認爲咱們用不着惡言相向，你只要拿得出證據，沒人攔著你說話。」皮芮多答道。

「可是今晚我沒空，明天還不妨；同時我也打算找兩個

幫腔的。」

馬勒希只得打著圓場說：

「那麼就決定明天，好吧？」

加拿大少女不答腔，將身子背了過去。

「你住那家旅館？」馬勒希再問少女。

「不是旅館，我帶了一隻船來，晚上就住在那裏。我們船上還有六個女孩子，女管家，警衞和一個水手長；這就是『海鷗少女探險隊』梅伊指指臂上的徽章解釋道：

「你知道不知道，在加拿大，受過駕駛訓練的好手可多著呢？我這支隊伍的實力也不算弱的。老實說，皮小姐的高論我實在不敢領教，才遠渡重洋過來教訓她一下。我要讓皮小姐別再作夢，我要她讓步低頭。」

「你想得怪美！」皮芮多生氣地說。

但梅伊只當沒有聽見自顧自說道：

「我們才到不久，掛的是加拿大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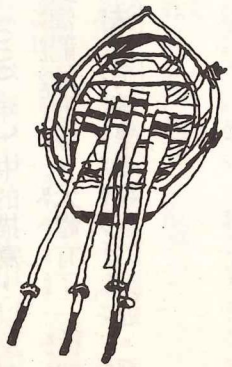
馬勒希恍然大悟地說：

「噢？就是那艘三桅船了？梅伊小組的隊伍果然不凡，我們差一點讓貴艇撞個正着。你記得嗎？當時那艘小艇就是我們搭乘的。」

「呀！那眞眞抱歉，差點兒就把我們的藝術家給淹死了。」

說罷，少女併起三根手指，在帽沿上比了一個標準的舉手禮。隨後，「砰」的一下，關上了門，走了出去。

4 小艇的競賽



「馬勒希！準備好了沒有？我們這裏ＯＫ了，你們呢？」

「我們也ＯＫ啦！」皮芮多和珍妮、密坎、及莫拉姊妹也齊聲回答。

她們五個人全是海龍號的成員，穿着一色的白褲和輕便的夾克裝，準備和海鷗隊分庭抗禮。

在講習會中方針鋒相對過的梅伊和皮芮多，第二天又見了面，除

了馬勒希外，還有三名大人在場。

這三人是羅茲可夫研究所的青年動物學家林斯，對海洋法有深入了解的律師呂門，和寫冒險小說出名的「海軍上將」畢德。他們應邀參加了皮芮多等人的討論。

皮芮多盡她所能地對海龍作了一番描述和說明。

她說，根據遠古的傳說，水手的航海日誌，古代生物學家的發現，挪威神話「拜金努門」（紀元700—1000年）中的描寫，以及文藝復興時代一些船夫的故事，使我們對海龍的形像，大體有了一種初步了解，而法國海軍士官的目擊和英、法、荷等學者專家的論述，都是極可信的佐證。

另外根據一百六十二名以上船員的報告，我們也知道海龍有巨大

的身體，細長的脖子，頭部極似海馬，顏色稍帶淺黃，叫聲是「啞—啞」的，喘起氣來很嚇人。跑的時候，頭高高昂起，速度飛快。皮甲上的斑紋好像沾了油垢，所過之處，往往留下一股強的香味。

然而，無論皮芮多提出什麼例證，梅伊只是說「我不信。」弄得三個大人也無可奈何。最後，「海軍上將」畢德站起來，說出了他的看法。

「我認爲皮芮多小姐的說明並無荒謬之處，許多船夫都看過海龍，有個船夫張惹，他就是親眼見過的，今天也來了。

同時學者們對這件事，也逐漸留意了，譬如奧廸瑪斯的著作中，就提到在一八九七和一八九八年間，法國軍艦伊佰蘭休號和百雅爾號曾經捕捉過類似的生物，並且實地拍得了二十八幀照片。」

「巴黎博物館的學者，更認定這種動物絕不是虛構的，他們說這是一種叫做「明尼伯達斯」的古代鯨魚。不過，目前沒有那一個國家擁有一隻這樣的動物，連標本也沒有。

是吧？」皮芮多微顫着聲音轉向梅伊說道：「不錯。」

「那麼，梅伊小姐，依你的意思，只要是傳說，都一定是荒誕不經的嗎？」

「當然，本來傳說就屬虛構。」

「好，那麼關於三百九十本談到海龍的書籍，以及荷蘭學者奧廸

曼斯的海龍研究，乃至於各國水手所描寫的一百六十二個報告，你都不承認嗎？」

「是的，只要不是我親眼見到的事，我都不承認。關於海龍，不管是活的也好，標本也好，在我親眼見到之前，我都不打算改變我的看法。」梅伊乾脆地答道。

在這時，皮芮多和梅伊兩邊的人，愈變愈激烈，紛紛聚攏了來，將二人圍在當中，看樣子，很可能形成一場混戰。因此，「海軍上將」畢德一行三人，只得笑了笑，退出戰圈。

梅伊說：

「我受不了你們這種研究問題的態度。」

皮芮多也說：

「我不是，你放心，我絕不會妥協的。」

「我和你一樣。既然這樣，我有一個主意，你看好不好。你不是有很多喜歡運動的朋友嗎？我也有我的海鷗隊。我們不妨來一次光明正大的比賽，那一邊贏，就算那一邊是對的。怎麼樣？」

皮芮多點了頭，很爽快地說：

「好，就這麼辦。」

於是馬勒希便和大夥研究作什麼樣的競賽，最後決定還是利用小艇，作一次划船比賽。

每一隊選出了槳手四人和舵手一人，他們必須在標示的路線上來回五次。

海面十分平靜，選手們的鬥志高昂。海岸上聚滿了圍觀的人。競

賽的路線旁邊，兩艘形式大小完全一樣的新式快艇，靜靜地停泊在平穩的海面上。由於競賽的日期太迫促，所以一個星期以來，她們幾乎是天天作練習，沒有間斷。

代表皮芮多這一邊的法國隊出場後，緊接着，梅伊也領着她的加拿大海鷗隊，出現在人們的眼前。身爲艇長的梅伊，首先向前跨了兩步，五個海鷗隊員，一齊行了一個標準的舉手禮，皮芮多也和她的隊員還了禮。

梅伊看起來眞像一個運動家，面對着競賽的對手，她的笑容依然開朗，充滿了自信。她一一介紹了

自己的同伴：

「這是我們的水手長，漢美，這是毛娃，佩姬，洛蒂。」

比賽就要開始了。

兩隊的選手，輕捷地躍到小艇上，分別在指定的位置坐下。

「準備好了嗎？」馬勒希大聲喊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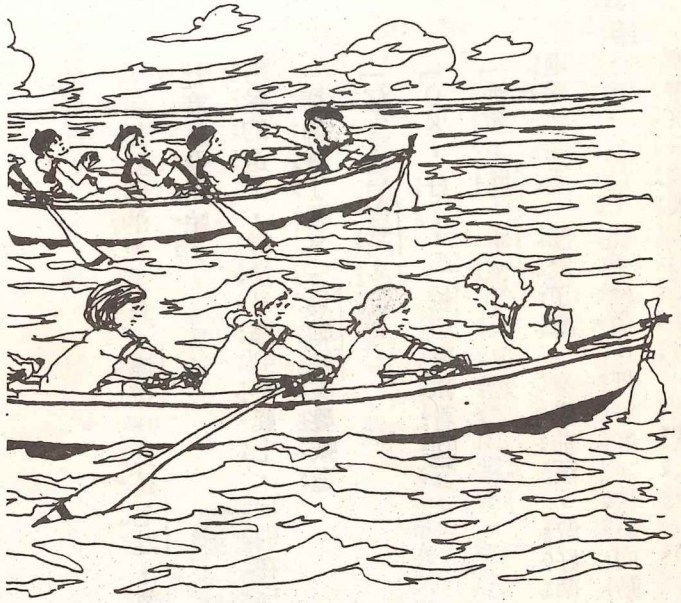
「好了！」皮芮多說。

「OK！好了！」梅伊緊跟着回答。

「海軍上將」畢德等人也到了。

兩隊的槳手，握緊了槳，身體前傾，做好準備動作。而皮芮多和梅伊，也分別就了舵手位置，把好舵，待命而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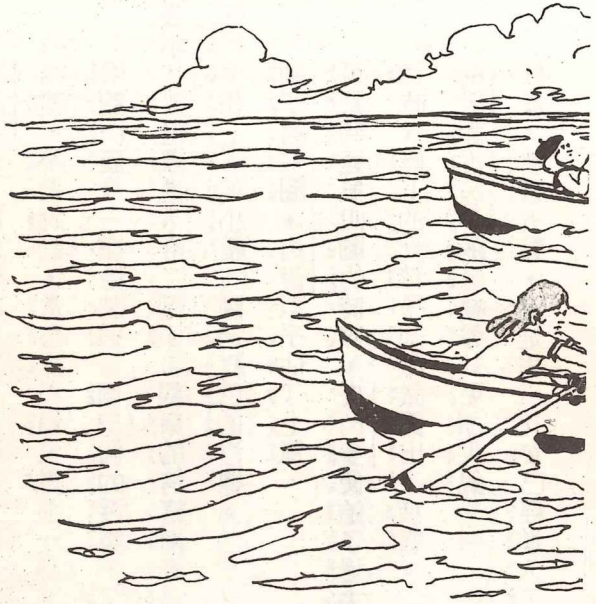
畢德從口袋裏掏出了手槍，對準天空，準備發令：「



預備——砰！」

隨着槍響，兩隊八枝舵槳一齊揮動了起來，兩艘小艇幾乎是以完全相同的速度，向前航駛。

梅伊的小艇，使勁地往前衝着，就像要與最前面的浮標迎面相撞的樣



子，看起來比皮芮多她們似乎更快了一點。

另一邊，皮芮多也賣力地爲隊友打氣：

「加油！加油！」

蜜坎這時却發起牢騷說：

「危險喲！不

曉得她們在玩什麼花樣。」

皮芮多立刻制止着說：

「噓，不要說話，當心換不過氣來！」

兩艘快艇飛一樣地駛過一個一個的浮標，又聽到一聲槍響，這是表示比賽已經進入第二圈了。觀衆的情緒漸漸高昂，凝神屏氣地看這兩艘不相上下的小艇，駛過紅色的浮標。

到了第三圈，梅伊似乎佔了上風。

可是到達第四圈的時候，皮芮多便追了過去。

這時，艇上的女孩子却微微露出了疲態。

梅伊和皮芮多的叫喊聲却更加尖銳。

終於，槍響五聲，這是表示比賽已經進入了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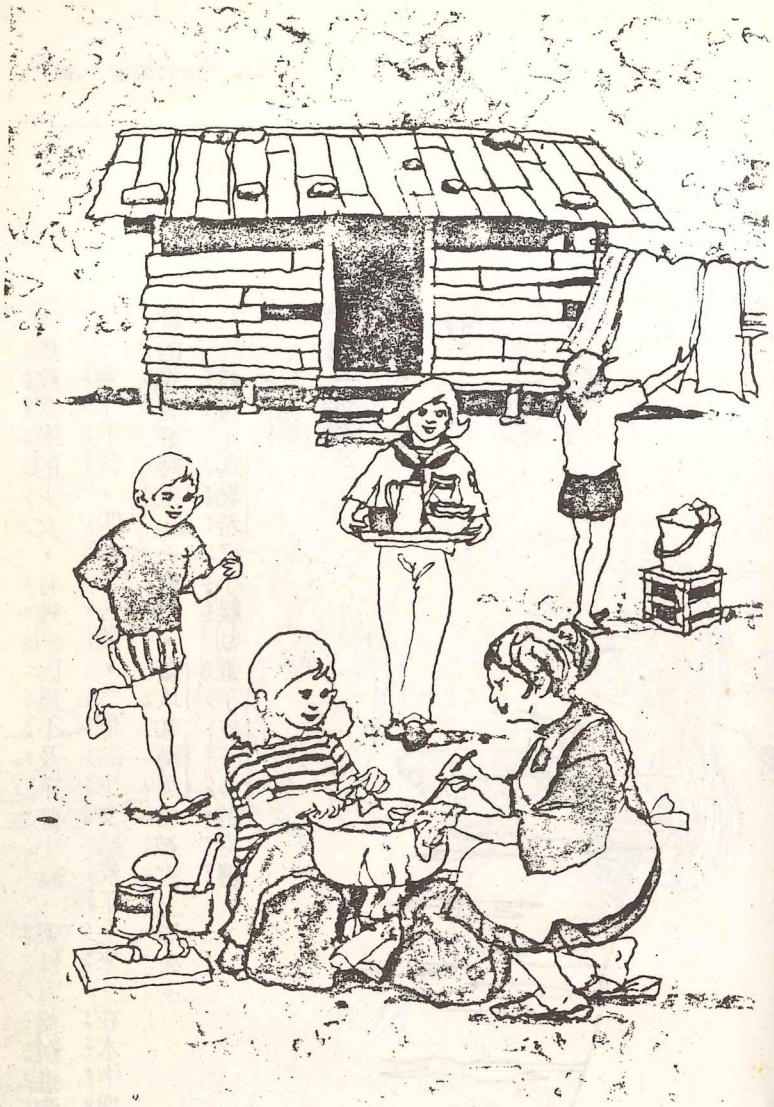
後的一圈。

皮芮多快速地轉動舵盤，使船身和浮標在幾乎相觸的距離下擦掠而過。

梅伊用盡了全身力氣叫喊着，聲音顯得有些沙啞。皮芮多的情緒也在這時到達了最高峯。

可是，不知怎麼回事，皮芮多把着舵的手却突然在不知不覺中鬆脫了。法國隊的小艇立刻向側邊傾斜，而加拿大的快艇恰在此時追了上來。說時遲，那時快，一艘小艇的右舷槳和另一艘的左舷槳撞上了，紛紛打成幾段，落進水裏。於是，兩艘小艇開始劇烈地相撞，相擊，疊起，翻側，艇上的女孩亂成一團，一個一個跌入海中。

在騷亂中，馬勒希和張惹等十來個人，很快地攀上海軍的救生艇



儘管吃飯的時間到了，圍繞在營火四周的大家心底仍然擔憂著。

「那是什麼？」梅伊起身用望眼鏡眺望，看到了一片形狀奇特的雲。

，搭救落海的少女，有幾個因爲不及抓住小艇，索性直接跳進海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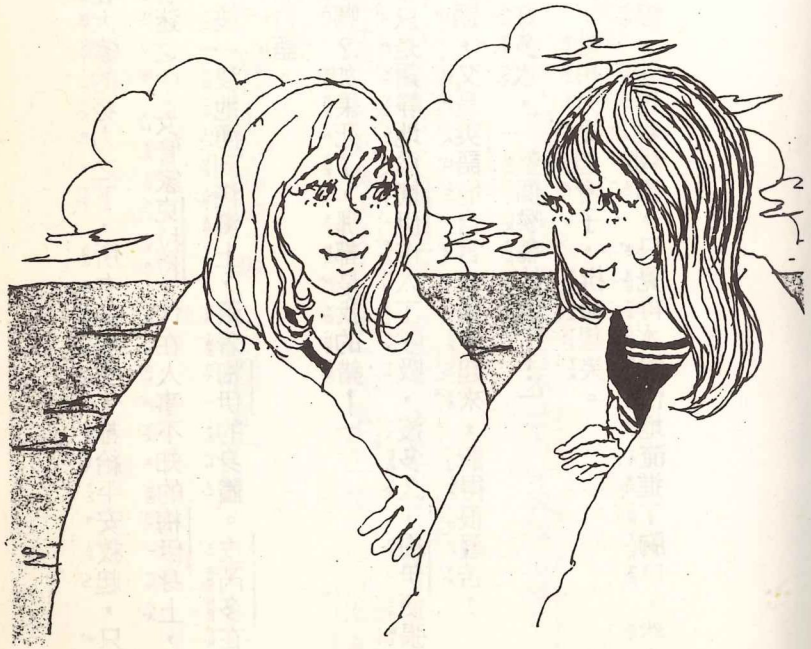
過了不久，四個，五個，六個的少女給救了上來，在水中掙扎待救的還有好幾個，一會兒，蜜坎和漢美也被救上岸來。

最後，馬勒希把小艇划進了皮芮多的身邊。

只見皮芮多一面吐着水，一面叫：

「重死了，重死了。」

仔細一看，原來在小艇的碎片之間，是不省人事、載浮載沉的梅伊。皮芮多一面撥着水，一面用手抱住梅伊，想將她拖上



岸去。

終於，在大家的努力之下，所有的少女，都給平安救起，只有梅伊，仍然在昏迷之中。女管家克拉拉，伏在人事不知的梅伊身上，哭泣不止。海浪一波一波地湧到淺灘上，濺着梅伊的身體。皮芮多在一邊發着抖，喃喃自語。

「她死了嗎？如果死了，那都是我的錯！」

而馬勒希只是鎭靜地爲梅伊作人工呼吸，沒多久，梅伊便張開了眼睛，又是法語，又是英語地自言自語了起來，說得很艱苦：

「我喝了好多水，一整個喉嚨的水……」

說到這裏，她用力提起身子，拼命想笑。

「哦，好慘，迷迷糊糊裏，只覺得水慢慢地淹進了胸口，然後我就沉下去了。」

皮芮多難過地說：

「都是我不好，想要抄近路，結果自不量力，弄得這樣下場。」

梅伊也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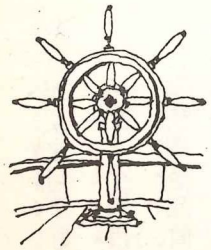
「那裏，我也不好，想趕過你，沒想到太靠近你的船。」

「你還算好呢？如果換成我，『鐵』跟瘋子一樣。」皮芮多說。

梅伊也答道：

「可不是，我就跟你說的一樣，活像個瘋子。」

5 小艇的海上漫步



「嗨！」

「什麼事？皮芮多？」梅伊應道。

小艇競賽過後，到今天已經是第八天了，兩個仇人，也因爲這件事，將怨恨化成了友誼。

皮芮多說：

「海龍的事，以後我們就別再提了，要不

然打起架來可不好。」

「對，不要再提了，我是怎麼也不會信的。」梅伊表示。

「我則是深信不疑——嗨，說好不提的，你起個誓，給我一個承諾好不好？」

梅伊說：

「好，我給你。」

八月的陽光，烤灼般地臨著燒焦了的陸地，和一望無波的海面。皮芮多和梅伊，就站在安大略號的甲板上，閒聊著。

安大略號原先早就要離開雷內海岸，轉進港灣，却因爲遇到八月的太陽，只好暫且停泊著等風來。

艇上的伙伴，仍舊是那天作小艇賽的原班人馬。皮芮多的弟弟馬

克，俏皮的水手長漢美，已經言歸於好；在這一隊淘氣天使旁邊，可憐的蜜坎常是心驚膽顫。

海鷗隊的毛娃，和栗髮的珍妮，也成了要好的朋友，她們都有一副極討人喜歡的溫順性情。

老水手張惹，始終以馬克的監護人自居。年紀雖然有六十好幾，可是辦事情的強幹俐落，絲毫不輸給年輕小伙子。這張惹也和梅伊隊上的水手長吉姆親熱了起來，兩人口沫橫飛地講述著一些舊日的回憶，或者談論一下過去的老日子。

馬勒希整日不是畫畫，就是忙著管束這些頑皮的孩子。不過，在這方面梅伊的管家克拉拉提供了不少的幫助，因此，他們兩人相處得也不錯。克拉拉是一位相當沈着幹練的女人，她是大家的褓姆。

甲板上的梅伊，摘下了她常戴的無沿帽，只穿了一套白色的水兵服，在躺椅上悠閒地躺著。她把栗色的濃髮掠到腦後按著，升起的帆爲她遮住了頭上的陽光。這船尾的甲板

，便是梅伊最喜愛的地方。

在這裏，可以毫不費力地將船中的景物——桅竿的頂端，或者從船頭到船尾，一覽無遺。

在燠熱中顯得煩躁不堪的皮芮多抬起頭說道：

「梅伊，會不會起風啊？會？還是不會？」

「也會也不會。」梅伊淡淡答道。

皮芮多說：

「不要模稜兩可的好不好？」

梅伊不作聲。

皮芮多又說：

「梅伊，你是不是睡着啦？」

「不，沒有。我只是想靜靜地躺在這裏，出個神。啊，好舒服呀！」

梅伊深深吸了一口氣，舒暢無比的樣子。而躁急的皮芮多却再也耐不下性子，東張張，西望望，坐立難安。只見漢美、馬克、蜜坎三個人在船頭板上不曉得作些什麼。

「啊，漢美教他們掛三角帆呢！」

梅伊說：

「如果是那個孩子掛的，就完全用不着操心了。她就像一隻九命烏貓，海對她一點作用都沒有。」

皮芮多又說：

「你看，珍妮和毛娃在桅杆下面看報紙，準是看美容版，什麼衣服配什麼顏色的領巾，啊！討論得好起勁呢？」

張惹和吉姆坐在繩圈上說話呢！馬勒希在船後甲板上畫畫，

克拉拉在那裏傻看……」

梅伊說：

「皮芮多，你只看到這些呀！」

皮芮多轉過身，坐回椅子上，不經意地把視線挪向四周的海。

「青藍色的海，雲氣迷濛的海灘，不過是這些嘛！」

突然，船首傳來一陣尖聲高叫：

「起風了！各位！起風了！」

那是漢美。她一手拽著船帆，一面叫著。旁邊是微顯膽怯的蜜坎，死命地扳住船的橫桅，騎在桅杆上的馬克，也緊緊抱住橫桅，拼命叫喊。

「啊，起風了！」梅伊一下子跳了起來，眼睛閃著亮光，身體站得筆直，與方才倦懨懨躺著的女孩，簡直判若兩人。

順著漢美手指的方向，梅伊一眼望去，只見遙遠的那一端，一朵

青黑色的雲塊正在平坦的海面上升起，遮擾了海面的鱗光，緩緩地斜向游動。當這一邊愈來愈淡弱的時候，西北的天空，却出現了幾朵更大更黑的雲塊，蠢蠢欲動。

梅伊立刻將哨子抵在嘴上，「嗶！」的一聲，平靜了周圍的騷動：

「各就各位——」

沉睡中的小船，立時甦醒了。

漢美從橫桅上跳下，馬克和蜜坎跟在後面。漢美喊道：

「大家在甲板上集合！」

不到一分鐘，七個男水手和六名少女都集合在甲板上，等候艇長梅伊的下一個命令。

馬勒希和克拉拉，一起站在甲板上，問水手張惹：

「就要啓航了嗎？」

張惹說：

「是啊，風只要來那麼一點就可以了，看樣子這小艇有得搖幌呢！」

又是一響震耳欲聾的哨聲，從後面甲板上傳來，這是要大家開始行動的信號。

張惹一聽哨聲忙說道：

「喲！我的手臂可硬朗的很，怎麼可以在甲板上閒站著。」隨著就跑到掌舵的吉姆那兒去幫忙去了。

這時，船上響起了翁翁的馬達聲，轆轤的捲鎖鍊聲，以及滑車滑動的聲音，到處是一片嘈雜紛亂。等到所有的馬達都發動之後，船收起了錨，剛疊了一半的帆，又統統展開，升上桅杆。

平靜的海面上，漸漸刮起了微風，帆受了風，紛紛鼓脹起來，不多久，所有的帆便都撐得像是就要破裂了。

安大略號緩緩啓航了，吉姆在張惹的指揮之下，不斷調整船頭的方位。在這條海岸線上，那個地方有那些小石頭，張惹都知道得很清楚，因此，他不厭其煩地告訴吉姆，那一條水路水比較淺，最好走。

不一會兒，船帆受不起風力，微微偏了右，然而，船身依舊向著遠海鼓浪前行，經過一段短暫的時間，帆船已經將海岸拋得老遠，四周的船隻也愈來愈少了。

6 暴風雨

甲板上，老水手和海鷗隊的女孩都各自守在自己的崗位上，聽候命令。

漢美站在帆索機軸的前面，一副水手長的派頭。她一會兒注視船桅，一會兒又望著水平線，眼光不住地在四周來回逡巡。

而船尾甲板上的梅伊艇長，却只是在桌上攤開一幅航海圖，拿著一具雙鏡頭望遠鏡，望著前方，既不和皮芮多說話，也不和馬勒希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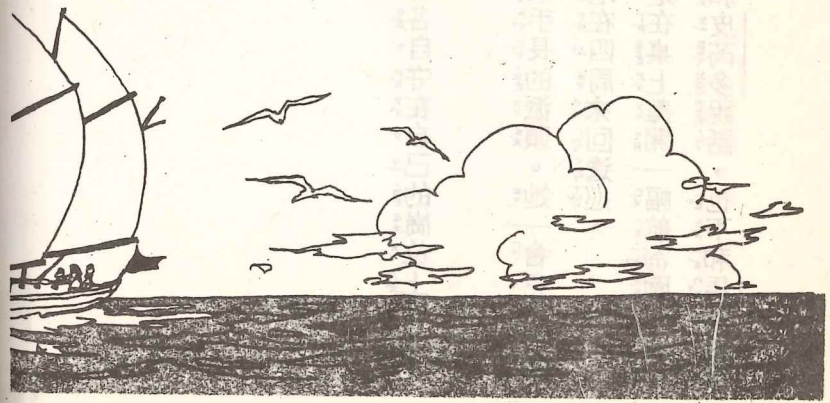
玩笑。只偶爾和掌舵的吉姆作短暫的交談。

幾小時以後，餐食已經做好，皮芮多等人在甲板上進了餐，喝了茶，稍事休息。

「啊！多麼開懷的航行，多麼平靜的海面哪！」

梅伊嘆道。

這時陸地已經完全看不見了，安大略號的四周，唯有廣大的天空和海洋而已。風稍稍大了些，連連



吹掃過湛藍的海面。波浪愈來愈大，小艇在波浪中逐漸加快了速度。天上是雪白的雲，雲裏隱約透著淡淡的光，雖然時過五點，而太陽依然高懸在空中，沒有向晚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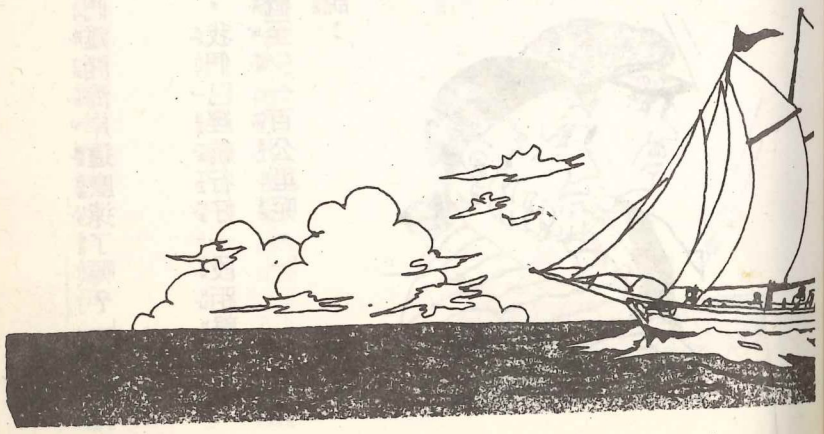
皮芮多邊看手錶邊問道：

「這是什麼地方？」

梅伊指著航海圖回答：

「從這個海岸算起，應該是在這個地方吧！」

皮芮多驚奇地說：



「哦？我們離開海岸這麼遠了嗎？」

梅伊說：

「可不是，我們已經航行好一段距離了，此地距雷內大概至少一百公里呢。」

皮芮多又說：

「我們什麼時候回去？」

梅伊說：

「別急，還早呢。今晚的月色這樣好，在月夜的海上航行，你不覺得頗富情調嗎？再說，張惹的經驗老道，沒有什麼不知曉，我覺得很放心。」

「噢。」皮芮多嘆了一口氣。

「你難道想回去？」梅伊反問。

「沒有的事，我才不想回去！」

皮芮多連忙辯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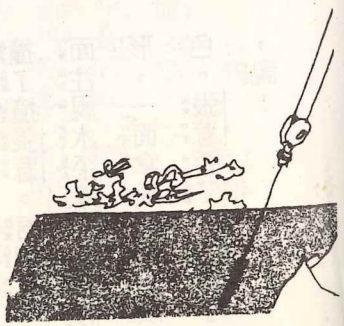
這時，梅伊忽然皺了皺眉，自言自語道：

「看，那是什麼？」

說著，便端起望遠鏡站起來望著。東南方的水平線上，不知什麼時候出現了一種塊狀物。

「是船嗎？」皮芮多問。

「不是船，是雲，不過我覺得形狀有點不對勁。」梅伊一邊說著



，一邊從鏡中仔細瞧看。忽然，她尖聲叫了起來。

吉姆抬起頭，隨著梅伊的手勢望去。仔細瞧了一會兒，便用手肘撞了撞張惹。兩個人一面注視水平線那邊的情形，一面拿眼睛使著眼色。張惹歪了一歪脖子，說：

「不行，恐怕要馬上回頭才好。」

幾乎是同時，馬勒希也看了一下圓規旁邊的晴雨計（觀測氣象用的氣壓計），跳起來說道：

「糟糕！一直往下降呢！」

男人個個臉色蒼白，梅伊勉強支撐起顫抖的身體，果斷地吹起哨子：

「轉向——預備！」

甲板上，大家慌張地又

跑又叫：

「喂，轉向啦！」

立刻，帆索發出劇烈的聲響，男水手們幾乎都跳下了水，使勁拖住船身，穩住方向。

每一張帆都劈劈拍拍地響了起來，掉轉頭的時候，更因爲受了風，緩緩地鼓起。這時，風力比方才又增強了，強風中，船身再向右傾了傾，以全速朝著海岸返航。

皮芮多站在梅伊旁邊，雖然心中着實有些不安，表面上也只好裝出不在乎的樣子，無所謂地問道：

「天氣要變壞了，是不是？」

梅伊說：

「是。」

「危險嗎？」她問。

梅伊說：

「也許。」

「那麼，在天氣變壞以前，我們能到家嗎？」

梅伊遲疑地說大概吧！她也不能肯定。

不多時，船上幾個重要位置，都讓男水手取代了；尤其難得的是，吉姆一反過去的嚴肅，笑咪咪地掌起了舵，張惹在一旁像是很懊惱的樣子，張著大嘴發呆，好半天，才深深吐了口氣。

轉眼之間，黑壓壓的雲塊，佈滿了天空。這些雲慢慢地靠近了日頭，遮住了陽光。

海上變得一片漆黑，海浪也掀騰得更厲害了。巨大的浪頭彼此衝擊，激起了細碎的白浪。

忽然，風向轉了一轉，所有的帆都被吹得拍拍狂舞，三枝桅杆，也嘰呀嘰呀地大響著，帆索已經斷了兩三條了。

安大略號仍舊航行著。

只不過四、五公分的光景，烏雲便將天空掩蓋得沒有一點縫隙，電光閃閃，隆隆的雷聲不絕於耳，那聲音幾乎把波濤和暴風雨的呼嘯都吞沒了。海面和天空，整個陷入了狂暴的風雨之中。

海鷗隊的女孩，因爲工作都給男水手接去，這時都聚攏到梅伊的身旁，面帶愁容，你看著我，我看著你。

就這樣相對了五、六分鐘之久，梅伊看了看皮芮多的表情，忽然

，微微綻出了笑容。她說：

「在海上，我們大概是第一次遇到這種風暴哩！這個經驗，也許是一個很美的回憶呢！你看，風浪愈來愈大了！」

她話沒說完，忽然聽得轟然一聲雷響，皮芮多回答些什麼，絲毫也聽不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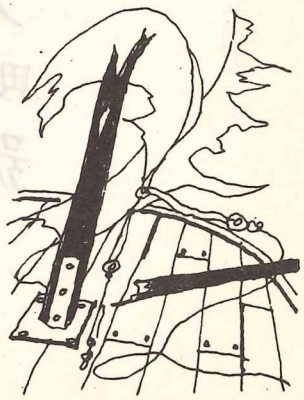
烏雲更厚，風浪也更大了，大量的雨水打在翻騰的海面和飄搖的三桅船上，船上的燈光亮起，整個的安大略號似乎都籠罩在一片橙色的燈光裏。

雷聲很大，空氣的香味彷彿也變了，船身就像要拆散了似地震盪不休，頻頻發出刺耳的聲音。由於雷擊，主桅和前桅都打斷了。在瘋狂的海面上，激烈的暴風雨中，安大略號的船桅已經不知去向，船帆

吹壞了，連甲板上的欄杆，也被摧毀得體無完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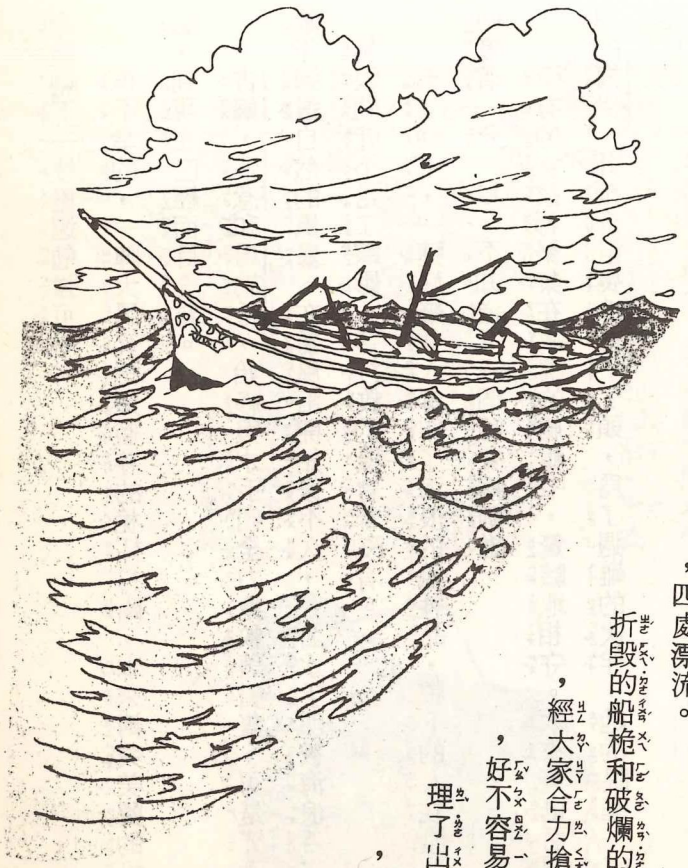
第二章 飄搖海上的安大略號

1 與暴風雨的戰鬥



已經過了三天了，從那個恐怖的風雨之夜開始，安大略號始終和暴風雨作著猛烈的纏鬥。三天來，三枝船桅便斷了兩枝，而着了火的帆，差一點釀成船上的火災。

收音機，方向探測器都在風雨中弄壞了，因此船隻就像大風和大浪的玩偶，被戲弄得暈頭轉向。大雨傾在船上，好似發了大水一般，大浪退了又來，來了又退，整個船隻完全失去了控制，只能隨著波濤



，四處漂流。

折毀的船桅和破爛的帆，經大家合力搶救，好不容易清理了出來，如

今僅剩下一枝桅還勉強可用。

但不幸的，一陣大風又把這僅存的桅杆打斷，本來清爽美麗的帆船，到現在已經面目全非。

吉姆，張惹和馬勒希，始終與水手們全力搶救著船隻。可是究竟敵不過這自然的風暴。在暴風雨開始後不久，一名水手即被海浪吞噬，轉眼間就不見了踪影，連打救的機會都沒有。

到了晚上，一連好幾個人都作了海浪的犧牲品，賸下的人在惶悚中度著一分一秒，不知道下一個將要輪到誰。

所有的女孩都聚集在做濶的船艙中，驚駭地相守。本來英挺而開朗的梅伊，此刻也沮喪地低下了頭，爲了遇難的伙伴，她的眼眶一直是紅的。

「克拉拉，繃帶！」船艙的門咿呀地開了，馬勒希一身防水裝備，站在門口。雨水順著他的帽沿、雨衣直淌下來。

梅伊嚇了一跳，忙站起來。這時，船身已經顚簸得十分厲害，她爲了穩住身子，只好緊緊地攀住桌沿，好一會兒，才說道：

「又是誰負傷了？傷得厲不厲害？」

「哦，是水手甘廼廸。並不很嚴重。」馬勒希說道。

梅伊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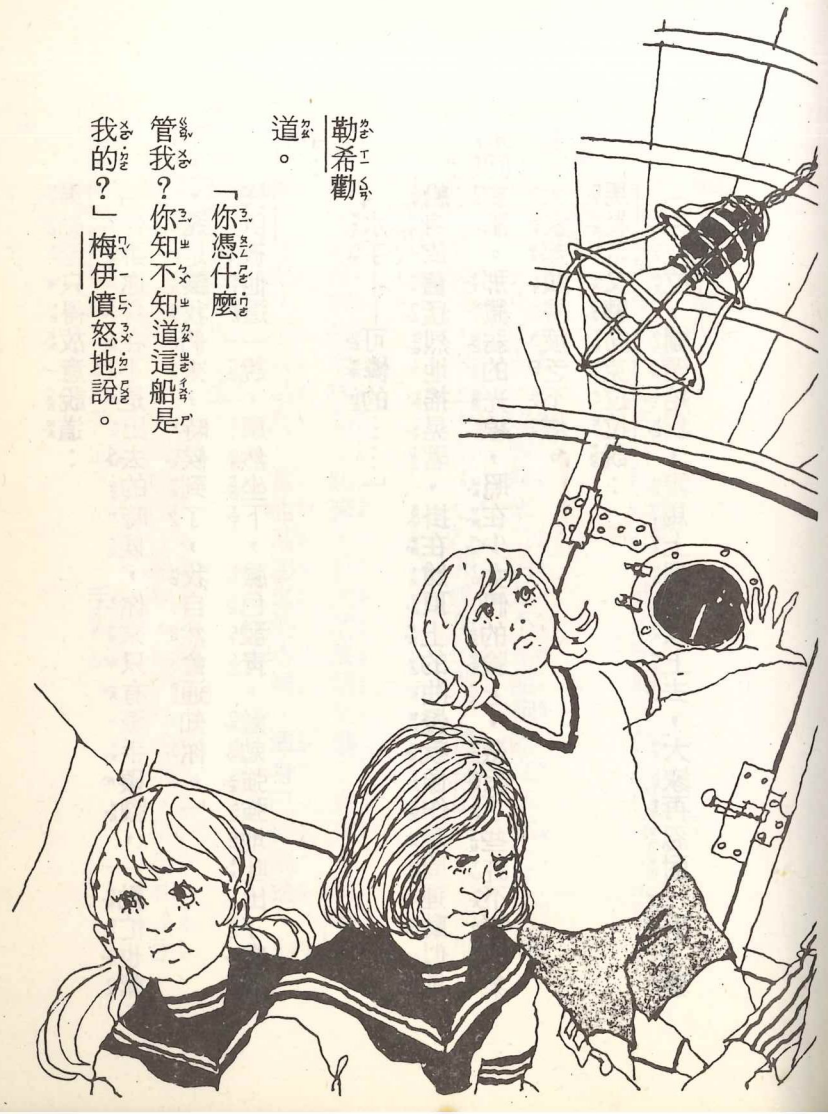
「我去看看。」

馬勒希阻止她道：

「不行，你沒有辦法的。」

「我順便也看看外面的情形怎麼樣了。」梅伊說。

「你還是在這裏好好待著，現在不是出去的時候。」馬勒希勸道。



「你憑什麼管我？你知不知道這船是我的？」梅伊憤怒地說。

馬勒希只得故意說道：

「告訴你現在不是出去的時候，你來只有礙手礙腳，一點忙也幫不上，還是讓我們來，時候到了，我自然會通知你。」

梅伊被他這一說，頹然坐下，臉色發青，勉勉強強地吐出了幾個字：

「水手——可憐的……」

船身依舊猛烈地搖晃著，掛在艙頂上的油燈就像作圓周運動似地來回旋擺。那微弱的光線，照在少女們的臉上，憑添了些許不安的氣氛。大家都顯得疲乏不堪。

馬勒希又轉向克拉拉說：

「克拉拉，繃帶給我，我馬上到甲板上去，大家再忍耐一下，暴

風雨不會一直繼續的。」

可是，當馬勒希扣上雨衣的鈕扣，走出船艙，帶上門，他的臉孔又恢復了憂愁。

在暴風雨結束以前，這艘殘破的船是不是能夠屹立無恙呢？馬勒希小心地順著梯子，登上甲板；他打開艙頂的門，擠身出去、很快地又回手將門關上。

突然，船身劇烈地搖動了起來，巨大的浪頭又襲了過來。馬勒希不得不蹲下身去，不敢站直。當他站起來的時候，渾身已經濕透，他迅速地到前面的甲板上去。

甲板上，三個男人正使勁地抓住船舵，他們是吉姆，張惹和水手甘廼廸。甘廼廸的右手流著血，流了一手鮮紅。

馬勒希將身體緊緊地依在欄杆上，拿出繃帶，爲甘廼廸包紮受了傷的右手。

船身在暴風雨中猛烈地搖幌著，在怒濤中猛烈地搖幌著，這三個人不得不緊緊地握著船舵，又不能不防著浪頭的襲捲，因此除了迎著波浪，把穩船頭之外，其他，就再也無能爲力了。這時，他們的耳畔，響著的只是強勁的風聲，洶湧的濤聲和機件的嘎嘎聲。

馬勒希留意了一下甲板上的情況，便將身體側向吉姆悄聲問道：

「廸克怎麼樣了？」

吉姆沒有說話，只伸手指了指海面。海面上一股股巨大的浪頭，激烈地撞擊在一起，就像是一些森然露出的白牙。

2 漂流的小艇

「啊，我的好水手啊，究竟怎麼回事？」

梅伊的臉上，早已讓淚水沾濕，她抓著皮芮多的肩膀，嘴裏不住地說道：

「他們……啊，他們是因爲我們而死的……」

海鷗隊的女孩子，全低下了頭，沒有

一個人作聲。

還是漢美說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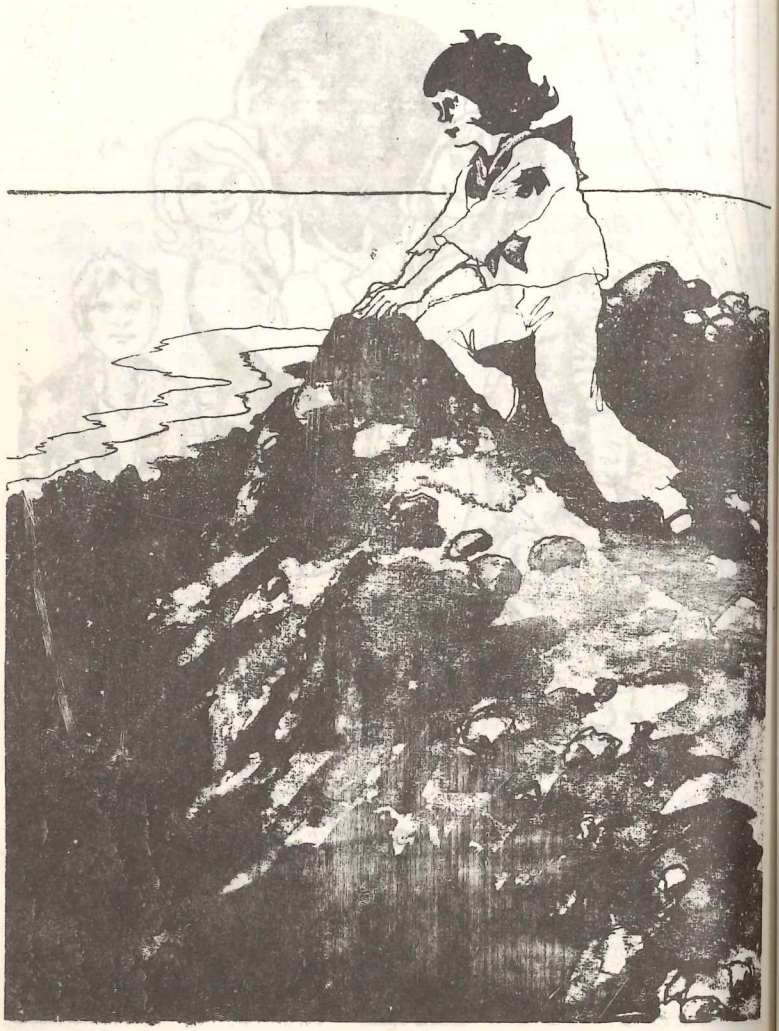
「沒有想到路途這樣艱苦，還記得當初我們一齊渡過大西洋

，他們是那麼好的夥伴。」

馬勒希也靜靜地說：

「我看著他們在船上和海洋搏鬥，我也看著他們一個一個在海洋裏消失，這一切我都親眼看見的。

「爲了我們，他們拼命，然後……」



梅伊一面哭泣，一面反覆說道。

旁邊的吉姆和張惹，脫下了帽子，定定地注視著那吞噬了一個又個同伴的大海。

暴風雨彷彿撒著謊，海洋突然安靜了，露出了平和的笑臉。第四天以後，便是一個安定而晴朗的下午。

只不過四個小時的時間，風息雨止了。就像來時的突然一樣，風雨急速地衰減，這時，恰是近午時分。

見到情況穩定下來，馬勒希便恢復了小夥伴的自由。甫出艙門的梅伊，在接觸到甲板的一瞬間，澈骨的傷痛重新被撩起。她想道：

「曾經是那樣一艘引人稱羨的船，如今什麼也沒有了。」

然而，海洋的惡作劇還沒有結束。從加拿大的聖羅倫斯河隨同少

女一起遠渡重洋的七名水手，全數滅頂，凱蒂、韋崗、廸克，這些人呢？他們的音容笑貌呢？生者即使傷懷又能如何？最多也只能在心中，爲這些罹難的伙伴祈禱，爲他們的安息而祝福。

馬勒希看出梅伊的沮喪，便用堅定的聲音說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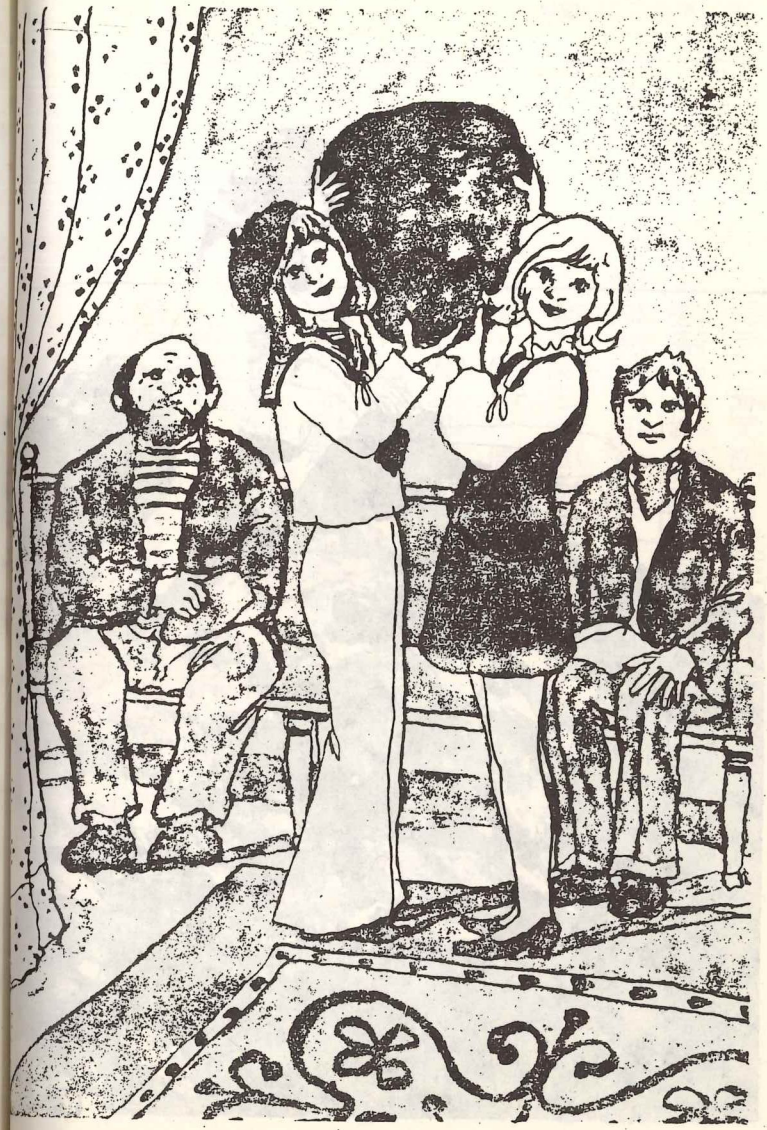
「讓我們這些活著的人，繼續爲這艘船而奮鬥。」

聽到這句話的梅伊，立刻驚訝地站起，止住了啜泣，對馬勒希說道：

「馬勒希，你說得對，我們要把眼淚藏在心裏，爲他們的犧牲歌唱，爲了報答他們的勇敢，我們更要努力。」

「對！」一個聲音說道。

「對！」許多聲音接著說道。



有人問：

「我們現在到底在什麼地方？」

吉姆和張惹立刻取了六分儀測量了一下中午的太陽。測知他們現在大概是在西經三十三度和北緯四十

度的地方。

「哦？是這兒啊？不是大西洋的中間嗎？」

梅伊驚奇地問道。她因爲看慣了航海圖，往往只要一聽幾個數目

字，就能確知所處的位置。

「啊？已經到了這麼遠的地方了？」皮芮多、馬克和女孩們都驚訝的大喊。

「不知道附近有沒有小島？」馬勒希問道。

「馬勒希，如果我猜得不錯，我們這個位置很可能是在阿諾雷斯島稍北的地方。」梅伊說。

「如果眞是阿諾雷斯島，大概就沒有多遠了，可是這艘破船，要怎麼樣帶我們到島上去呢？」

始終保持沉默的張惹，這時慢吞吞地在鼻子裏哼了兩聲，說道：

「我一直在考慮這一點，我們的船，好像是順著一道快速海流，筆直地向南和南南西的方向行進的，是不是？吉姆？」

「你的意思是只要依著太陽的位置，調整船的方向，就一定可以到達小島了？但是，如果船偏偏在小島之間通過，靠不了岸也沒有用啊！你知道，那附近有九個小島，距離都隔得很開。」吉姆說。

馬勒希說：

「那麼，我們必須儘量留意，不要讓小艇在島群之間穿過。」

「好的，我盡全力去做，你也要注意，如果發現小島，我們就得救了。」吉姆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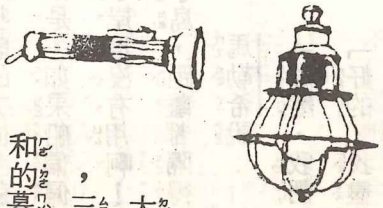
張惹也幫著招呼道：

「看樣子，今天晚上，天氣很不錯，我們每隔兩小時輪一班留意

著，女孩子們，也請辛苦啦！」

「沒問題，我們聽憑差遣！」梅伊揚聲答道。

「不過，我們似乎應該先進一點餐呢。」克拉拉走過來說道：「感謝老天，廚房裏的食物完全沒事，那隻叫風雨弄壞的爐子，張惹和吉姆趕快替我們修好就成了。」



大家立刻七手八腳幫助克拉拉做飯，到底人多手快，三十分鐘不到，香噴噴的飯菜便做好了。甲板在柔和的暮色籠罩下，暫時權充了飯廳，刀叉和湯匙，雖然短少不齊，完整的盤碗，也找不到一個，可是，暴風期間

，因爲沒有好好進過點像樣食物，所以，大家也不以爲意，依然埋頭大嚼，吃得十分香甜。

吃完飯後，太陽漸漸落山了，任務就要開始了。馬克推舉馬勒希做總負責人。

「守夜的人一共分成四組，每一組由一名男士擔任組長，但是男士只有三位，所以我負責第一組和第四組兩組；張惹，請你負責第二組，吉姆，你負責第三組。」馬勒希分配道。

「我要和吉姆一組。」梅伊說。

「好的。」

「我要同張惹。」皮芮多也表示。

「好，那麼馬克和蜜坎歸我的第一組，漢美和我充當第四組，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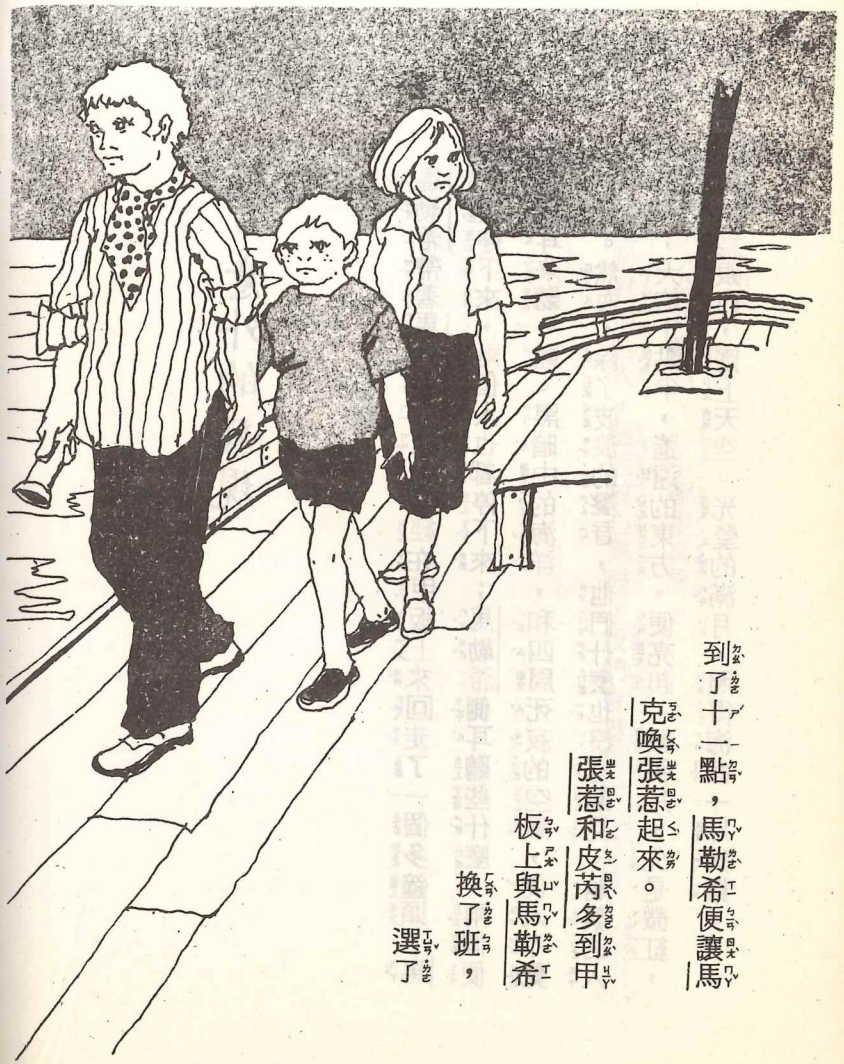
嗎？」

幾個人分得滿意，心中都很高興。

「至於其他的人，儘管放心熟睡，我們會盡我們的力量，做得很好的。」

3 意外的發現

馬勒希帶著馬克和蜜坎，已經在甲板上來回走了一個多鐘頭。馬勒希如果停下來，兩個人也都停下來；馬勒希側耳聽些什麼，兩個便照樣豎起耳朵聽一聽。黑暗中的海洋，和四周死寂的空氣，使人不覺毛骨悚然。然而，除了波浪的聲音，他們什麼也沒有聽見。艙裏的人都睡熟了，大約十點半，遙遠的東方，便亮起一輪明月，先是微紅，接著便轉爲銀白，躍上天空。光瑩的滿月，照得海面一片輝耀。



到了十一點，馬勒希便讓馬克喚張蒽起來。

張蒽和皮芮多到甲板上與馬勒希換了班，選了一個位置並排坐下。老水手在寂靜的夜裏，似乎有說不完的話，他向對面的女孩談著此行的亞瑟斯島，談著那兒的火山，岩漿，橘子和檸檬的森林，一望無際的葡萄園以及常常發生的地震。

突然，老水手的談話中止了。只見他目不轉睛地瞪著被月光照映得朦朧的海面。皮芮多霎那間也緊張地站起來，注視老人凝神的方向。然而海面上什麼也看不到，僅是一些微微泛起的波漣。

終於，皮芮多問道：

「是什麼？危險嗎？」

張惹沒有回答，只是默默地嘆了口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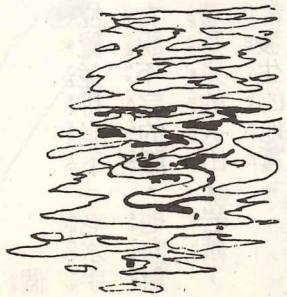
「那是什麼？不要不說話，快告訴我呀！」

皮芮多再也無法忍耐，她忽然發現老水手的話驟然間有了意義。

這個法國上流人家的文雅少女，突然以從來沒有過的粗魯態度喊道：

「要死了！你說！你說呀！那究竟是什麼玩意兒？」

張惹微弱地說：



「我也不知是什麼，好像很細長，在發亮。」

「就是我們一再提到的傢伙，就是牠！是不是？你看哪！」皮芮多激動地喊道。

「牠在動呢！一個……又來了一個…啊，又一個？」

皮芮多在震駭中哽咽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忽然，張惹緊緊抓住了皮芮多的手腕，像發了燒一樣，喃喃地說道：

「妳認爲那是什麼？」

「又向前進一點了，哎，變圓了，又往前走了，牠們在搖擺呢，好多哇，一個接一個地來了。」

這個時候，背後傳來一個聲音。

「你們在幹什麼？」

是梅伊和吉姆來接班了。

「你們兩個都來，來看那個！」

兩人順著張惹手指的方向望去。

「有東西在動。」

吉姆說。

「喲！擺來擺去呢！」

梅伊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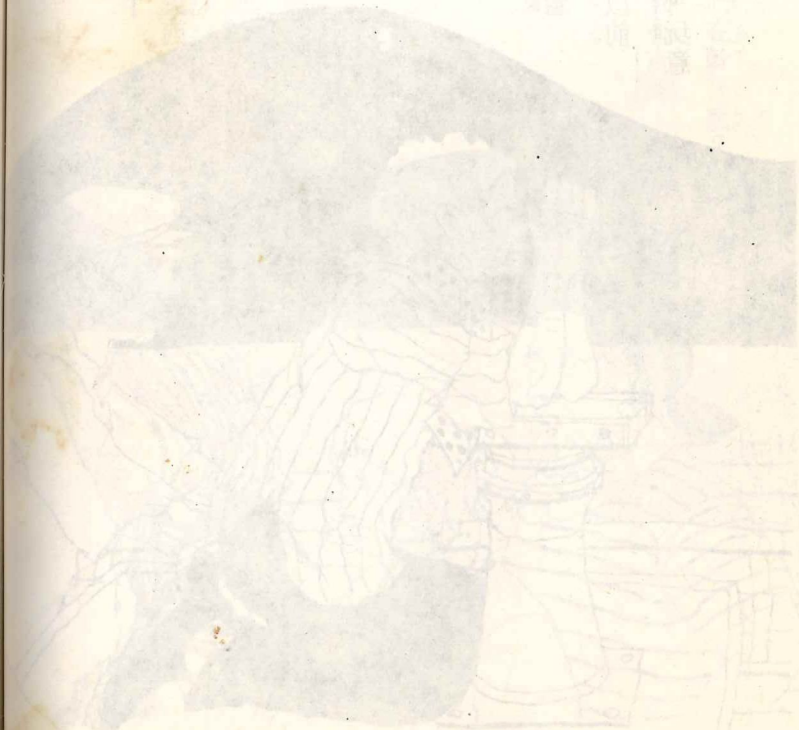
「馬勒希，你也來看看，這就是以前我們說的那玩意兒。」

4 月光下的怪物

馬勒希拿起了望遠鏡，湊近眼睛，可是他的雙手發著抖，所以幾乎看不清目的物。他跪了下來，把抖著的雙肘擱在圓規台的上面，穩住自己。

吉姆和張惹在他的背後不安的佇候著，皮芮多和梅伊的心，緊張地幾乎要蹦出口腔，她們緊緊地手拉著手。

這個不可思議的東西，會不會再度引起他們的爭執和對立？好不



容易，兩個人變得這樣親密，怎能爲一件不相干的東西再起裂痕？倘使那使她們爭論的，不是生物，該有多好！她們想著，心中更覺茫然。

雲將月亮遮蔽了一會兒，又散了，露出一點月光。隨著月亮的隱和現，附近一帶於是乍明乍暗，有時，竟透出一派清瑩的光輝來。

馬勒希始終沉默著不說一句話，只專心的窺著鏡頭。

「又是那個傢伙！」張惹說。

「不要亂講好不好？」吉姆聳聳肩，不以爲然。

「可是，倘若是眞的呢？」

梅伊費勁的說，聲音有些顫抖。

「要是萬一，不是呢？」

皮芮多的聲音和梅伊一樣，充滿了焦急。

如果事情是眞的，對梅伊的立場將十分不利；如果不然，皮芮多就變成了信口開河。然而此刻的她們都深深害怕傷害到對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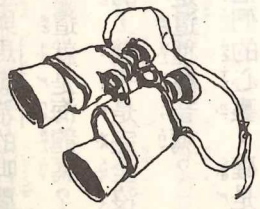
這時，馬勒希却意想不到地尖叫了一聲站起來，他的手發著抖，望遠鏡也掉在甲板上，彷彿差一點鏡片就碎了。

馬勒希站在月光裏，他的表情是難以形容的：又像是狐疑，又像是高興，又像是驚駭過度。然而，他沒有任何的行動，只是呆呆地站著。

「怎麼了？究竟是什麼？」

梅伊結結巴巴地問道。

「就是那傢伙，就是那時常出現的傢伙！」



馬勒希的聲音，因爲驚懼而失去了平靜。

有一朵雲，掠過月亮的表面。這時，好像有意與馬勒希的叫聲相應，一種瘖啞的聲音，低低的自海面傳來。難道，這就是海龍嗎？

據說，在所有的海洋生物當中，能發出聲音的，幾乎是完全沒有。難道，那些英國、荷蘭和法國船員聽到的，就是這種聲音嗎？

五個人全豎起了耳朵，聚精會神的傾聽著，他們的心裏，確是七上八下的。

雲又將月亮遮住了，然而，在雲縫間，仍然射出幾線蒼白的月光，映射到黑黝黝的海面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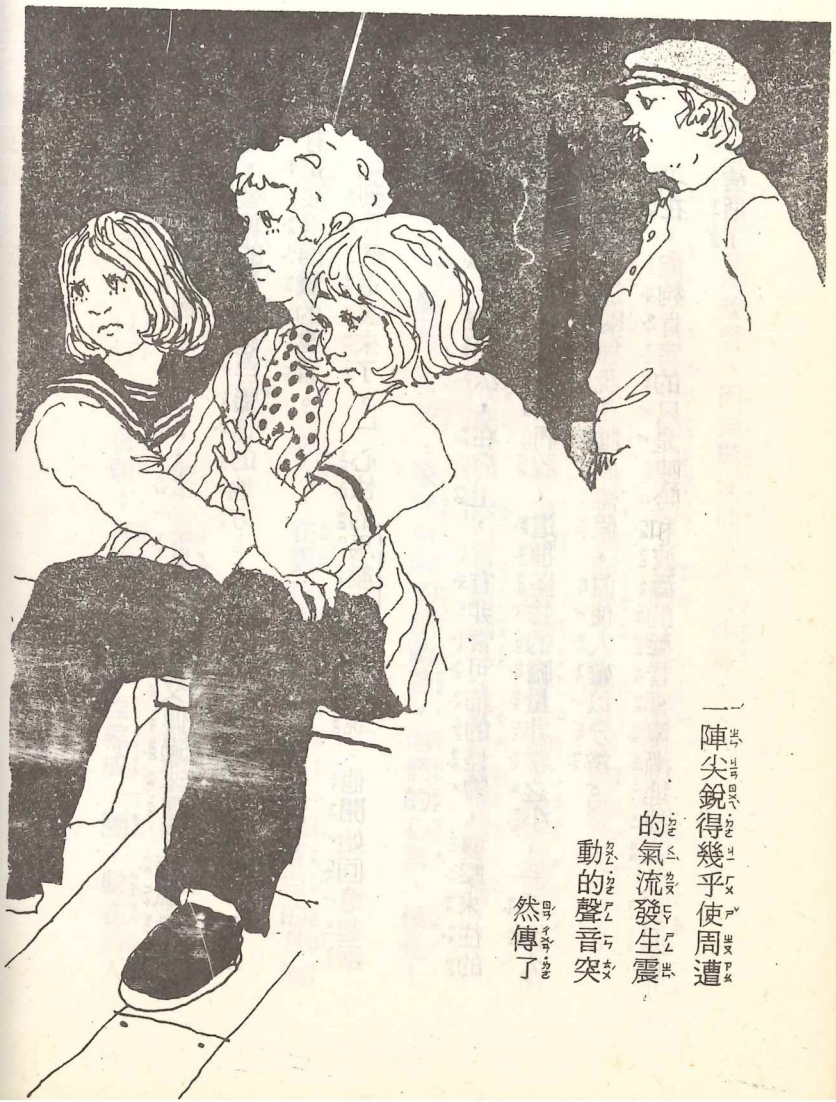
在這隱約的光亮中，五個人看見了什麼呢？他們緊緊依靠著，有的人蹲下身子，只探出一個頭；有的人，將身體縮成一團，躲在別人的臂彎下……

海面上的怪物，來一下，去一下；呻吟聲又傳過來了。海風颳了起來，喧囂的濤聲起自遙遠的地方——哦，不，是附近的地方，附近也有這波濤湧濺的聲音。

「到我們這裏來了。」心怯的馬勒希低聲的說。他開始回憶起兩件事情。

挪威人有一種說法，在海上，常有非常可怖的怪物，襲擊來往的船隻。不過，又有些船夫們說，這種怪物的膽量非常之小，一看到人，就要逃跑。這兩種說法誰眞誰假，眞使人難以分辨。

現在，能夠肯定的只是呻吟和波濤的聲音都漸漸地提高，並且愈來愈清晰了。



一陣尖銳得幾乎使周遭的氣流發生震動的聲音突然傳了過來，海面上，就像有一艘大船駛過般地掀起了巨而猛的波浪。

「糟糕，月亮又鑽到雲堆裏去了，難道月亮也害怕

了嗎？」

吉姆再也忍耐不住地，迸出了怒吼。馬勒希和張惹慌忙止住他，請他不要說話。

然而，已經太遲了。波浪中沒有了恐怖的呻吟，再也沒有了。

這奇異的生物，想必是聽到了人聲而起了警戒心；那麼，牠是逃了嗎？不，也許，牠只是等待機會，出其不意地襲擊我們。

海上是一片漆黑，人大概是什麼也看不見了，可是，這生物也許正像野獸一般地睜大眼睛，伺機報復也不一定。

靜極了，皮芮多和梅伊瑟縮著向馬勒希靠過去。就在這時，一種奇特的香味飄送了過來。這是一種從來不曾聞過的，令人噁心的濃香。馬勒希一陣作嘔。和能發聲的生物一樣，有香味的生物在海洋中也

是極爲罕見的。

香味愈來愈強烈，五個人窩著滿腔的不快，極力忍耐著。驀地，黑暗之中閃現了兩個發光的物體，這兩個物體就像一對貓眼似地，閃爍著燐光。

這個時候，只見雲開霧散，明亮的月光新照耀著海面。

啊！在月光中，五個人看見一個不可思議的東西，在距船兩百公尺的地方，竟然抬起了頭！這東西的頭、頸，就像一匹馬或者巨型海馬的頭和頸！脖子上，長長的鬣毛垂動著，嘴巴咧得很大。

牠的身體一半藏在水中，一半露出水面，緩慢的頻頻扭動著，然後猛一下把尾巴捲起來，一掃——看樣子，那尾巴起碼有四十公尺長。

怪物一對炯炯發亮的眼睛，不住地朝小艇這邊望過來。

五個人幾乎連動也不敢動，似乎都有些僵住了。

「我來收拾牠！」梅伊說著便跑向船首。船首有槍，本來是發信號用的，偶爾也用來驅趕鯊魚。

梅伊很快的轉動一下槍管，瞄準——射出第一發子彈。

槍口噴出了火，隨著巨大的聲響，整條船便籠罩在濃烟之中。

刺耳的慘叫聲，使周遭的空氣也彷彿顫慄了起來，海面就像沸騰了似地。

烏雲重新掩住了月光，海面再度陷入黑暗。

由於方才突然的一聲槍響，在船艙裏睡覺的女孩子全吃了一驚，紛紛奪門而逃。

在迷濛的硝煙中，

傳來的是梅伊獲勝般的聲音：

「啊！我解決了牠！我終於把海龍幹掉了！」

大夥兒不禁探了探怪物出現的地方，驚嘆不已。

本來，梅伊的槍法——不論是手槍或者長槍，就相當地高明，甚至對於大礮，也毫不陌生，況且，目標大，距離又近，當然一發就中。

「少說也有四十公尺吧？不！也許還要遠呢！」

馬勒希和張惹、吉姆大聲地談論著。馬克和漢美說：

「哎呀！錯失良機，好不容易等到一個收拾海龍的機會，偏偏我們遲了一步。」言下十分後悔。

這時，梅伊却扔下槍，四處尋找皮芮多。她向這位友善的敵人伸出了手，拍拍她的身體，嘟囔地說

「還是妳對了，海龍的確是有的。」

這時，月亮又從雲層裏露出了臉兒，照耀著安大略號和附近一帶的海面，照得燦爛極了。

「在那裏？那怪物？」有人問道。

可是，他們什麼也看不見。

「哎！沒打中吧！」

「騙人的吧？什麼也沒有嘛！」

而梅伊、皮芮多、馬勒希和張惹、吉姆幾個人，心裏却是明白的，他們知道自己不是作夢，海龍確確實實曾在他們的面前出現過。平靜的海上，仍然漂浮著一層熟悉的油膩，以及那令人掩鼻的濃香。梅伊握著拳，向海面伸去。

「海龍還沒有完蛋，我有辦法收拾牠！眞的！」

「妳如果決心要幹，我和妳一起幹！」

皮芮多握住她的手，喃喃地說道。

5 陸地！陸地出現了！

「醒醒！喂！醒醒！」

隨著一陣粗魯的叫聲和搖撼，馬勒希終於睜開了眼，強忍著睡意坐了起來。整個晚上，他都勉強打起精神，應付船上的一切；然而，到了天快亮的時候，便再也支持不下去，迷迷糊糊地進了夢鄉。

一連幾天的暴風雨，把馬勒希整慘了，他已經有好些日子未曾闔眼；昨天又輪著守夜，一守就是兩個班，加上海龍的意外出現，馬勒

希變成了天底下最疲倦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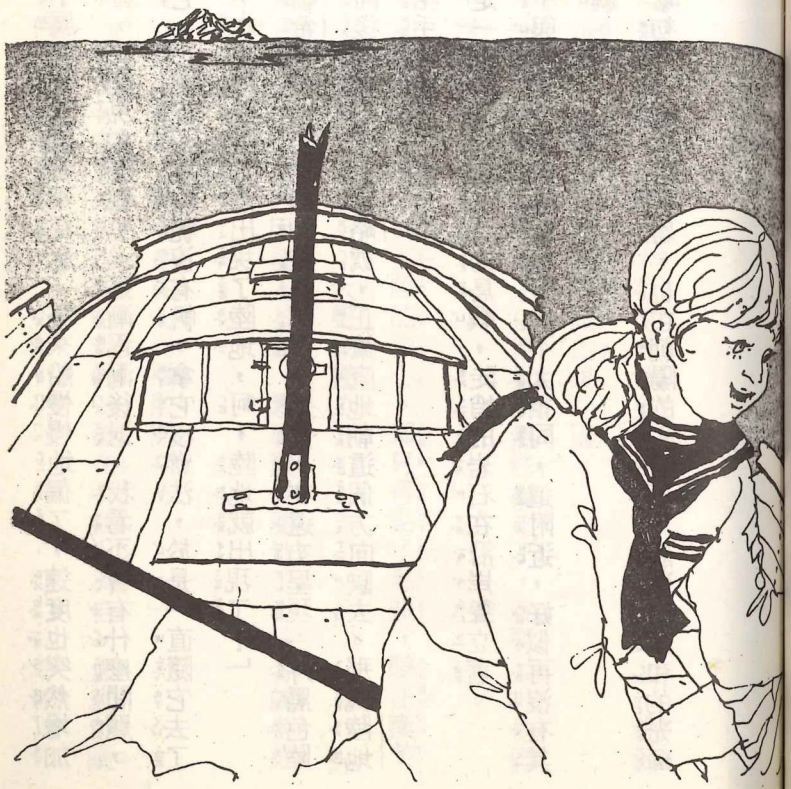
叫醒馬勒希的，是海鷗隊的水手長漢美。

「你看！陸地！陸地出現了！」

「什麼？在什麼地方？」馬勒希說著跳了起來，所有的睡意，全都消逝得無影無踪。

漢美說：

「那時你還在睡覺，天剛亮，有一點風，斜斜地吹過來，海面上起了一點小波，可是震



動得並不厲害，大家都不在意。後來船慢慢地偏了，速度也突然增加——你看，就像現在這樣子，逐漸逐漸後退，我看不會有什麼問題，就不理它。心想反正沒有桅沒有帆，拿它沒辦法，於是一直隨它去了。結果，水平線那邊竟然出現了陸地，呵，陸地就出現了！」

馬勒希順著漢美手指的方向望去，果然，在遠方呈現一片黑色陸地；「向後前進」的安太略號，正筆直地朝這個方向駛去。那塊陸地好像正招手歡迎著他們的樣子。

這是一個地勢相當高峻的島嶼，陡峭的岩石在沿岸聳立著。似乎與照片中見過的群島形像不太相同，這附近，好似再沒有其他的島嶼。

晨曦初上，遠處的小島，也在朝陽的沐浴下，散發出柔和的光輝

，島上高聳的峭壁，在曙色中竟深深地染紅了。削直的海岸上，跳濺著的白色浪花，就像是一道道美麗的銀花邊。

「哎呀，那麼陡峭的岩壁，只怕我們無法靠岸了，我要去叫他們起來。」漢美說。

馬勒希雖然也沒有平安登陸的信心，却只得點了點頭，聽任漢美去處置。漢美立刻傳下命令，大聲喊道：

「準備登陸！全體在甲板上集合，我們發現陸地了！請各就各位！」

於是嗶嗶的哨音，興奮地在四周播散開來。

五分鐘之後，連克拉拉也和船員們一道在甲板上集合，大家的眼光一起投向那遠方的島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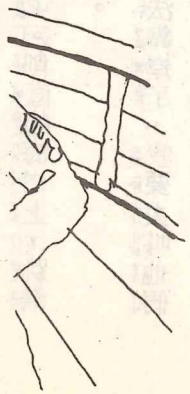
「向島嶼前進！」梅伊毅然說道。

「可是，我們好像蝦子一樣，是向後前進的呢。」蜜坎說。

「只要船能夠向目的地去，管它向後向前，只不知這海潮是不是和小島的方向一致。」馬勒希很煩惱。

海潮的方向確是向著小島去的，所以大家起先都很歡喜。可是逐漸接近時，發現島上全是斷崖峭壁，不免大失所望。同時，海浪在這裏的波動，也更爲劇烈了。

然而這艘報廢的船，除了依靠海浪推送，實在沒有更好的法子。僅餘的一隻救生艇，如今也破了一個大洞，一時間是無法修好了，因



此只有順其自然，愁也無用。不過話雖如此說，萬一這船眞的撞上那稜峭的山岩

，他們就全完了。

「你們知不知道前面那個島？」馬勒希向張惹和吉姆問道。

「不曉得，我一次也沒有來過。」張惹說。

「我也從來沒有發現過這個島。」吉姆答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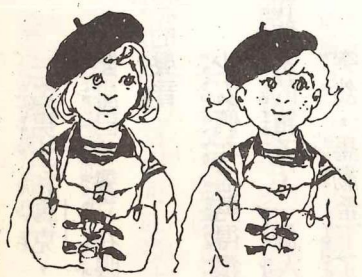
過了一會兒，馬勒希便對大家宣佈道：

「現在，我們的船的確是向島嶼接近，但是這麼高的浪，只怕會把船衝到岩石上撞得稀爛。所以，在這以前，大家務必作逃生的準備，每一個人都穿上救生衣，吉姆，張惹和我，即刻去做木筏，其他的人把膳下的糧食收拾一下，待會裝到木筏上去。不要慌，不要吵，我們還有一個鐘頭的時間準備，很充分的！」

海鷗隊在船上一向準備有救生衣。這是一種防水絲料製成的護胸

，有吊帶，套過兩邊肩膀，扣在胸前。裏面可以放一些換洗衣物、存糧或繃帶之類的必備品。

隨著嗶嗶的哨音，海鷗的少女立即奔進艙中，換上登陸的衣服；而以爲不過是出海逛逛的法國女孩，却都沒有帶換洗衣服，只好借了海鷗隊的衣服穿上。



三十分鐘以後，漢美的哨子又吹了起來，以梅伊爲首的少女們，都規規矩矩在甲板上排好了隊。她們穿著藍色大翻領的白制服，整整齊齊地戴著無沿帽，腰間繫著救生衣背上還背著一個袋子。克拉拉也跟著大家一起，穿上救生衣，背著旅行包站在隊伍裏。

三名男士和馬克，利用船板和桅杆，很快地做好了木筏。

斷崖已經聳立在眼前，他們很清楚地聽到浪衝到岩壁上又反衝回來的聲音。

少女們在搖晃得很厲害的船上，分開腳小心地站著，然後將糧食和飲水的箱子，一個人遞過一個人地送出來。

突然，馬勒希下了停止的命令，斷崖已經逼近在前面大約五百公尺的地方。波浪泛著紅色，激起的白浪有的沖到附近的崖頂，有的拋到尖尖的岩上，然後順著垂直的崖壁滑落下來。

幾個年紀大一點的，知道決定性的時刻就要來臨，不由面面相覷，以赴死的心情，迎接即將發生的一切。女孩子們也因爲害怕而面色鐵青。但是，由於那一場暴風雨的鍛鍊，她們仍然沈住氣，等待最後的命令。

就在這個時候，張惹捉住馬勒希的手腕，說：

「海洋好像調了頭！」

張惹話聲才落，這隨波而動的船隻，便突然被什麼東西阻住了似地，打了一個廻旋。一時間，整艘船猛烈地擺動了一會兒，現在是船身和崖壁平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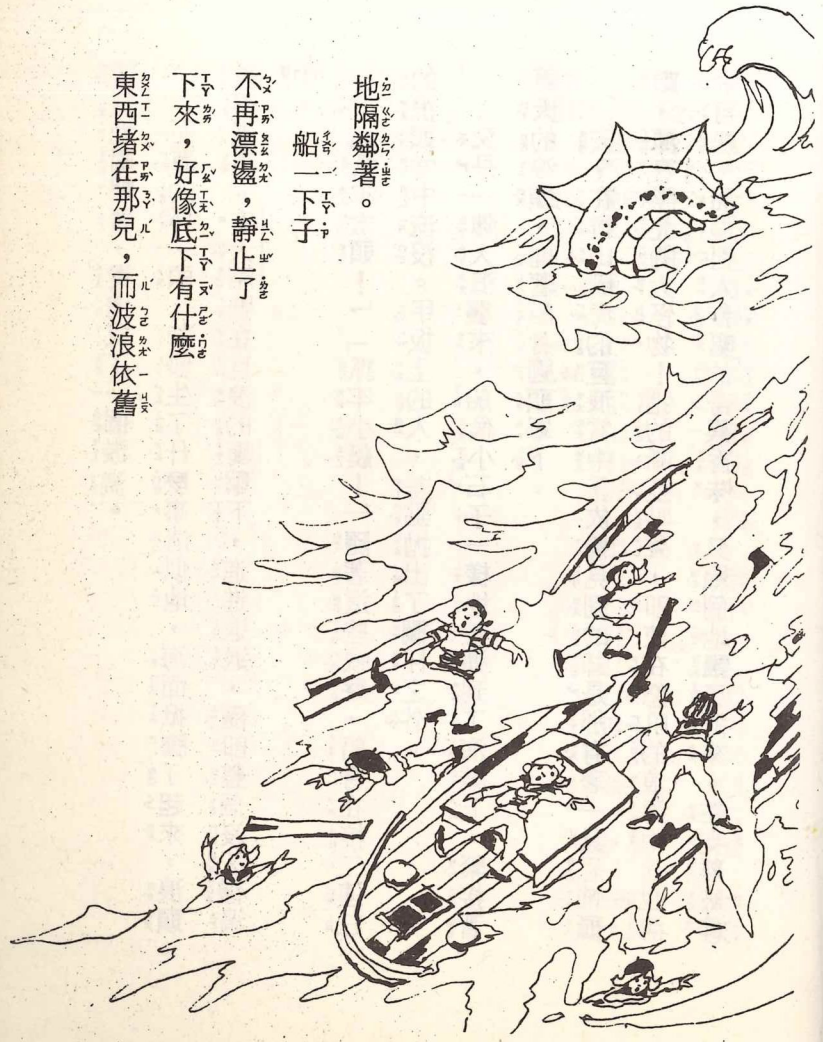
大家從馬勒希的表情和張惹的聲音當中，已經猜出可能發生了什麼事，由於太激動，胸中只覺得脹滿，連聲音都發不出來，只是瞪著眼前的絕壁發呆。然而很快地，這斷崖絕壁便拋到船後面了。

「啊，急流！」吉姆叫著。在這斷崖地，往往會有一道意想不到的溝隙，這溝隙且是與海相通的。

果然，這一座斷崖也有這種情形。在斷崖尖端的後面，有一道這樣的溝隙，形成了一個平靜的小港灣，與怒濤洶湧的海面，儼然天堂與地獄般

地隔鄰著。

船一下子不再漂盪，靜止了下來，好像底下有什麼東西堵在那兒，而波浪依舊



猛烈地衝擊著，遂造成了一個漩渦。

而海的那一頭，却發生了什麼事情似地，海面掀騰了起來，浪頭鼓得老高。安大略號在巨浪的衝擊下，進進退退，隨即整個沒入漩渦中。

「抓牢木頭！」「抓牢小艇！」隨著這些喊聲，船身在接二連三的浪頭當中淹沒。甲板上的人，差點拋出了欄杆之外。

又是一陣大浪襲來，船像小石子一樣地被彈到了海灘上，緊接著更大的浪頭，向著船身迎頭罩下。

天，在排山倒海的巨浪當中，依稀見到的却是那有著一具恐怖頭顱，渾身黑亮的大怪物！牠的嘶啞叫聲，即使在怒吼的浪濤中，也清晰可辨。而那引人作嘔的奇異香味，又照例地飄了過來。在支離破碎

的船身附近，到處都是漂浮著的碎片。然而，在這些碎片當中，大家又發現了什麼呢？

他們發現，那方才露面的海龍，如今却同出現的時候一樣，一眨眼間，又鑽進海裏，不見了。

6 誰失踪了？

巨浪連連襲上沙灘，發出轟轟的怒吼。有一個人被巨浪捲走，在劇烈的衝擊中，翻了一個大筋斗，又重重地摔到了沙灘上。他是馬克。整個身體毫無知覺地平躺著，右手緊緊地握著救生衣的環扣，左手捉住的是蜜坎的環扣。漢美是沖到沙灘上的第三個人。

又是一股大浪，露著雪白的牙齒，咬上來了。

「起來，快！大浪又來了！」漢美掙扎著想爬起來，馬克也痛苦

地扭曲著臉，應聲而起；而蜜坎却連爬的力氣也沒有了。她的腹部，緊貼在地上，就這樣安靜地趴著，一動也不動。海浪繼續無情地襲擊著，三個人都埋進了浪潮之中。

馬克使盡力氣，把倒在地上的蜜坎抱起，海水浸到了他的腰，他仍舊打起精神，向漢美喊道：

「我們往那裏逃啊？」

漢美跌跌仆仆地站起來，站不穩，一個大浪彷彿又要將她捲去。馬克一隻手攙住蜜坎，另一隻手趕緊扶著漢美的肩；就這樣，三人疲乏地互相依靠著，在沙灘上踉蹌地舉步。不知過了多久，當他們發現

腳下再沒有濕漉的感覺時，馬克已經是筋疲力盡，「砰！」的一聲，倒在地上。

過了一會兒，馬克總算醒了，勉強擡起身子，搖撼身旁的女伴：

「喂！打起精神哪！漢美，你這個水手長，這麼不中用！蜜坎，你只要振作一點，就有救了！」

漢美和蜜坎昏昏沉沉地睜開眼，腳不着力地站了起來，自從安大略號撞上岩壁之後，這兩個人即失去了知覺，就連馬克對整個事情的經過，也是模模糊糊，知道得不很清楚。他僅有的印象只是從船上被拋下海去的一剎那，他緊緊抓住那救命的金屬環扣而已！

蜜坎渾身發著抖，用手掠了掠粘在臉上的濕髮，驚喜地叫著：

「我們居然沒有死！我們得救了！可是其他的人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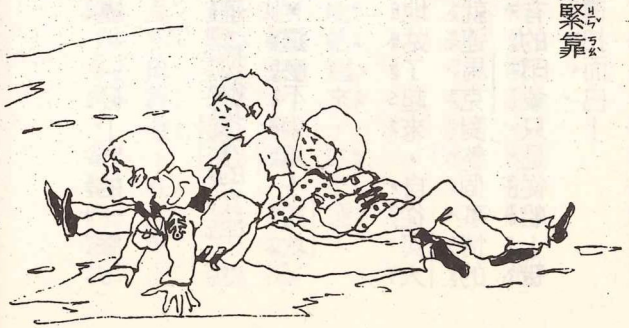
馬克一心留意兩人的安危，經蜜坎這一問，才猛然想起其他的人和事來。

於是，三個淋得濕透透的人，發著抖，緊緊靠在一起，擔心地望著海面。

「在那兒！在那兒！」漢美指著不遠處叫著。

大約在前一百公尺遠的地方，有一堆海草，被海浪沖到岸邊來；在這堆海草當中，有一個黑黝黝的東西，在那裏蠕動著。

同時，更遠的地方，也有這樣的物體……



隨後，一塊木板模樣的東西，也叫海浪送到了海岸附近，並且有一個人從木板上站了起來。

「啊！那是張惹！」馬克喊道。

三個人連忙過去，張惹擡起頭，伸出雙手。

「謝謝天，你還活著！」他們說著，擁抱在一起。

沙灘上散置許多叫波浪打上來的破爛東西。諸如桅桿和甲板的碎片等等。他們辛辛苦苦製造的木筏，霎那間已經星散支離，破爛不堪。

筏的那一邊，又有一個人，好像死了一般躺在地上，張惹跑過去，一看是毛娃。她的手臂，在受到浪擊衝上陸地時折斷了，這時已然昏了過去。

在漢美和蜜坎的急救之下，毛娃終於能夠勉強坐起，折斷的手臂已經由救生衣上的皮線固定，幾個人合力將她擡到岸上來。馬克站在原地，圈起嘴，向四面大聲呼叫；張惹和少女們也一面叫著，一面揮動手臂。他們因爲站的地點稍高，所以能夠眺望海面。

安大略號正傾斜地擱淺在前方四百公尺處，船首不知了去向，船身也支離破碎，散亂地飄流在海面上。有一部分甲板碎片，竟然嵌到岩石之中，上面還躺臥著一個人。

馬克巡視了附近一帶，開始清點人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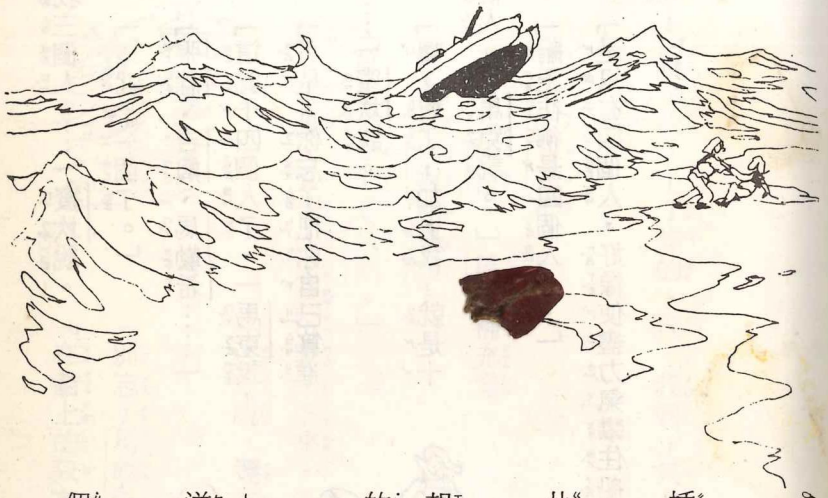
「那邊沙灘上是兩個人，這邊又有三個人，我們這一堆是五個人。本來船上有一個…兩個…哦！船翻了以後，現在是一個人…兩個人…三個人…好像都齊了哩！」

蜜坎在一旁幫著他算人數，這時，却顫抖著聲音說道：

「好像少了一個人…你看，在岸上的人，那邊是兩個，這邊是三個，加上我們五個，一共是十個人；船上的，有四個人，加起來是十

四個人，而我們原來是十五個人。」

漢美



插進來說：

「你算錯了吧！剛才一共十四個人，只是……」

「不對，十五個，你想想，梅伊，你，還有海鷗隊的五個人……」蜜坎說。

「那麼，就有七個了。」漢美說著，便扳起手指算道。

「還有克拉拉，這就八個人了；加上皮芮多、珍妮

，我三個人……」蜜坎說。

「這就十一個了。」

「張惹、吉姆、馬勒希……」

「這就十四個人了。」馬克說。

「可是，你忘了把你自己算進來……」蜜坎說。

「噢，對了，加上我，就是十五個人。」馬克說。

「船上彷彿是四個人……」

「是只有四個人，好像使盡力氣攀住船的樣子。你看，有人在揮手呢！」

「難道說，上了岸的，除了我們，只有五個人嗎？」蜜坎說著，又扳起了手指。

「那是布萊絲吧？」

「還有克拉拉。」馬克補充道。

「那邊是珍妮和瑪媚。」

「躺在那兒的是貝西。」

數到這裏，五個人忽然沉默了下來，不安地互相凝視著。

「這麼說，還有皮芮多、梅伊和吉姆、洛蒂……」

「別忘了馬勒希！」馬克說。

「在船上的只有四個人，他們是誰？」

這個時候，被打到岸上來的另外五個人，朝著這邊來了。

在安大略號的十五位成員當中，這十個人是幸運獲救了。他們三三兩兩地被海浪沖擊到沙灘上，風浪雖然猛烈，可是藉著救生衣的幫助，都不曾受到什麼大傷害。

毛娃的臂傷是較爲嚴重的，克拉拉的腳踝也受到了一點點的挫傷。她痛苦地一拐一拐，向布萊絲這批人走來；貝西傷在額上，是讓槍板的碎片擦傷的。

但是，

當她們想到船上其他的人時；就不由得躭心起來，連傷勢也顧不得了。在她們當中，似乎有一位犧牲者，這人是誰呢？

而現在，最緊要的還是如何救下船上的四個人。

令人躊躇的是，海浪升得愈來愈高，海面的情況也愈來愈惡劣，愈來愈狂暴了。

「等一等，等到潮退時再行動，否則，我們是無能爲力的。」張惹說。

面對著殘暴的自然，大家似乎只能乾瞪著眼睛，束手無策。

馬克和張惹跑到附近的山崖上，向海面張望，搜尋是否有來往的船隻。這裏看來並無人煙，是一座從來沒有人到過的荒島。

捱過了好幾個小時，張惹終於大叫了一聲：

「噢！潮退了！」

果然，沙灘上的面積逐漸擴大，破碎的桅木也順著海水流走，潮，是開始退

了。

那艘破爛船看得愈發地清楚，船身愈來愈顯，連船底幾乎都可以一目瞭然。

「我們能夠走到那裏算那裏，一道去看看吧！」張惹一面說，一面向海邊奔去，其他的人也急忙跟在後面跑。海灘上岩石處處，張惹和馬克等人，等於是在岩塊上一級一級地跳過去。

走近時，那傾斜在海上的破船，就像是一個殘毀的城堡。從後面甲板上走出一個人，他是馬勒希。接著，在前甲板

上也走出三個人，這三個人好像在做一個筏子。因爲船首在海面下，船身傾覆得厲害，因此擋住視線，看也不看得清楚。不過，大約可以看出，這三人之中，有一個是男的。

「吉姆！」張惹喊著。

「那麼，另外兩個人呢？另外兩個人是誰？」馬克魂不附體地問道。

「模模糊糊地，看不清楚……」

「姊姊呢？」馬克淒厲地大叫。

「老天，好像是洛蒂！」漢美說著，心中躭心極了，儘管害怕，還是鼓起勇氣跟上去探個究竟。

前面露出了一片暗礁來，安大略號就擱淺在這一片暗礁上。這群人已經顧不得腳下滑溜的岩石，不在乎海水的深淺，更無視於洶湧的海浪，只是拼命地朝安大略號奔去。可是，跑到離船大約五十公尺的地方，海水却驟然深了起來。從這裏開始，再也沒有辦法往前多走一步。

船尾甲板上，陸續現出四個人的身影。

那是馬勒希、吉姆和洛蒂，最後一個人是梅伊。

「皮芮多呢？我姊姊在那裏？」馬克瘋子似地叫道。

而船上的馬勒希也瘋了一般地回答：

「皮芮多不是跟你們在一起嗎？吭!?」

大家突然安靜了下來。好一會兒，蜜坎的哭聲，劃破了寂靜的長空。她放聲叫著：

「皮芮多！皮芮多！」

梅伊也在船上嘶喊著皮芮多的名字，然而，答覆她的，只有海上的回聲而已。

7 皮芮多在那裏？

「嘿！沙喂——荷！嘿！」這是一首古老的船歌，吉姆和張惹這時權充指揮，帶著殺後餘生的十二名水手，一面唱著，一面搬運著船上的食物、器械、衣裳、毛毯和其他的雜物。他們必須在這個沙灘上搭起營帳，做一個暫時的家。

找尋皮芮多的事，始終沒有什麼頭緒，只好趁着退潮時，將紮營的工作做好，並且把所有的器用安頓妥當。

終於，忙碌的時刻過去了。馬勒希宣佈可以休息，大夥兒才放了心，渾身疲倦地坐了下來。

馬勒希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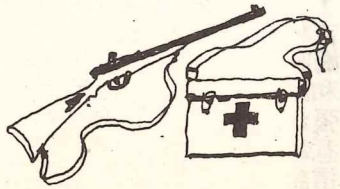
「這好像是亞瑟尼斯群島中的一個小島，你們休息休息，我去看看這裏的位置，然後——我就要去尋找我們的好友了……」

聽到這句話，馬克一下子從地上跳了起來，說道：

「帶我去，皮芮多是我姊姊！」

「我也去！她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是梅伊的聲音。

「還有我！」蜜坎也舉起了手。



馬勒希看看三人，點了點頭。說：

「那麼，趕快準備一下同我來，其他人留在原地，不要離開。」

梅伊走到槍堆處，找出一枝刻有自己名字的槍枝來。

「我一定要找到妳，否則，我只好爲妳報仇！」她激動地說著，眼睛裏是憤怒和悲傷。

四個人整裝出發了。馬勒希和梅伊各帶一枝槍，扛在肩上；蜜坎檢了一枝手杖作武器，肩膀上則掛了一個藥箱；馬克拎了手斧和油燈，也找了一根繩子來拴在肩膀上。

他們踩著岩石間的海藻，一直走到石岬的盡頭，再過去，就是削聳的斷崖，不是輕易能夠走過的了。四個人用繩子將彼此繫在一起，攀著岩石上去，好不容易才登上崖頂。俯視四週，一邊是湛藍的海水

，在日光下搖曳生姿；一邊是突出的斷崖，張露著猙獰的巨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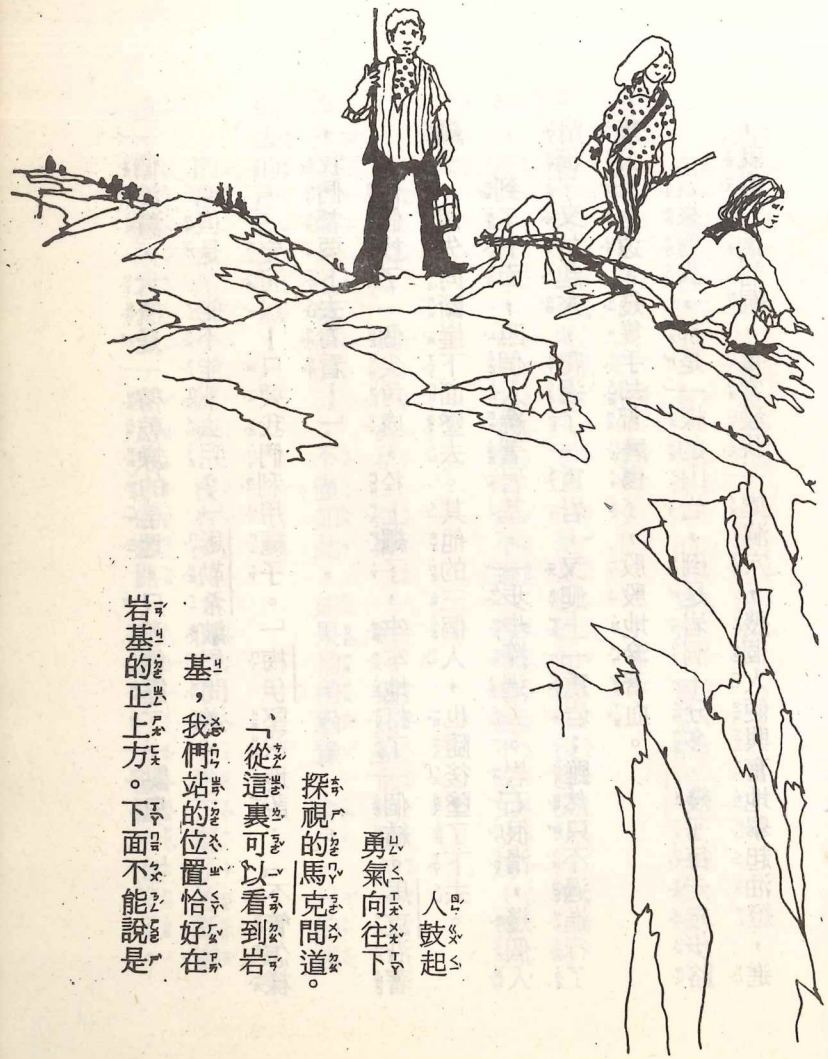
海是那樣地寬濶，彷彿能看到極遠的地方，可是即使在水平線的那一頭，也仍然看不到一艘船隻的影子。

在這斷崖附近，會不會有船隻來呢？

「喂！怎麼樣？」

幾個人鼓起勇氣向往下探視的馬克問道。

「從這裏可以看到岩基，我們站的位置恰好在岩基的正上方。下面不能說是



一個沙灘，大概是一帶乾燥的旱地，只稍微露了一點兒。」

「但是，能不能下去呢？」馬勒希皺眉問道。

「一定可以！只要我們利用繩子。」梅伊堅決地說：「不管怎樣，我們都要下去看看！」

他們找了一個尖角處，拴上繩子，牢牢地打了一個結。馬克沿著繩子，領先向斷崖下面墜去。其他的三個人，也隨後墜了下去。

到了下面，四個人繞著岩基，一步步探過去。岩石很滑，幾個人滑倒了又站起來，爬過了一重岩，又爬上一重岩；雖然只不過進行了幾公尺之遠，幾隻手却都磨傷了，殷殷地滲著血。

看來看去，都是一樣的山岩，倒是岩洞十分多，幾乎每走幾步路，就有一個岩洞。每當發現一處洞穴，幾個人便興奮地舉起油燈，進去看看，可是，洞中總是空的，什麼也沒有。

在一處岩石附近，有一個高高的海草堆，敏感的馬克，立刻跑了過去，撥了一撥——仍然什麼也沒有。

雖然搜尋的結果總是失望，但是當他們知道並沒有發現什麼的時候，反而有鬆了一口氣的感覺，只不過一種莫名的不安却又馬上襲上了心來。

走到盡頭時，浮起的海草，簇擁了一堆，通路整個地被堵住了，再也沒有辦法繼續往前走；不僅如此，如果稍稍猶豫一會兒，只怕連回去的路也要斷了。

四個人木然地步上歸途。沒有多久，便到了起先墜下繩子的斷崖處。他們回頭看了看，只見方才的通路，竟然已經完全讓水淹沒了。

這個時候，梅伊突然指著什麼驚叫了起來。

就在她手指的地方，在一片海草之中，一個不分明的東西，在微微地移動著。

馬克立刻跳進海裏，在水深及腰的地方，把浮著的東西拖了過來——那是一個海鷗隊的旅行袋，當大家被巨浪拋出船外時，肩上所背的旅行袋。

看到旅行袋的一瞬間，梅伊的臉青了。

「這是我的旅行袋，在摺口的地方，繡有我的名字，我把它給了皮芮多，是皮芮多背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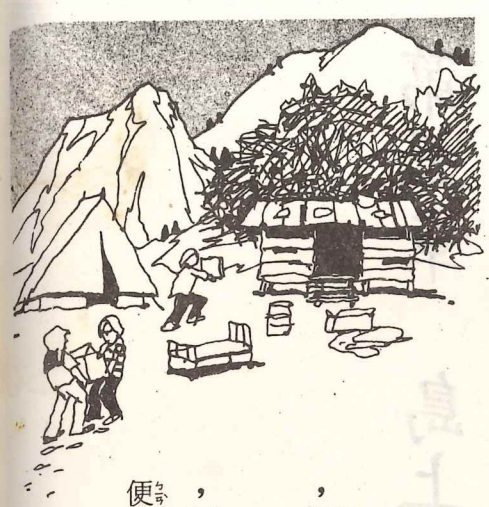
「那麼，這隻旅行袋，一定是被海浪沖過來的了？」

說到這裏，馬克的心頭一片寒意。

「啊！皮芮多！」四個人在心裏叫著。而明媚的陽光下，恬靜的海洋却依然閃動得那樣耀眼。

第三章　島上的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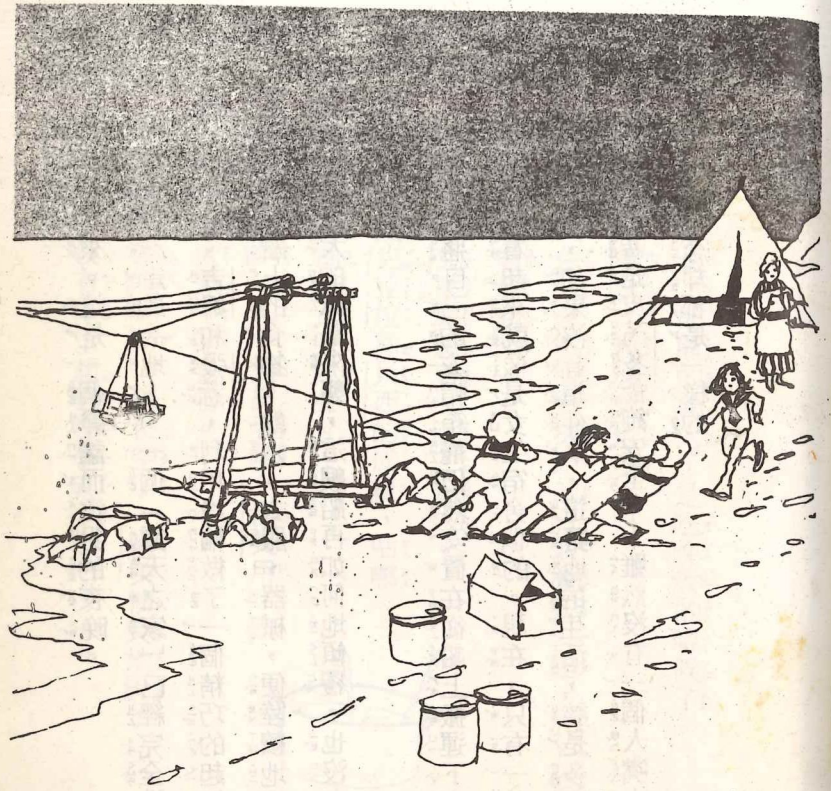
1 皮芮多回來了



天色暗了下來。

自從安大略號在荒島海岸傾覆，這已經是第四天的傍晚了。

落日把西邊的天空染成了金色，不一會兒，又染成了紅色，然後便悄悄地沉下岬角。



天際現出了一顆兩顆的星星，沒多久，整個天空便都佈滿了星光，熒熒，

地閃爍了起來。這是一個靜謐而澄明的夜晚。

在這片沿岸的高地上，一個「露天之家」已經完全造好了。

馬勒希、吉姆和張惹，利用滑輪做了一個精巧的起卸機，只一會兒的工夫，船上的食物、飲水、衣服、器械，便陸續地搬卸一空，這時，任憑再大的風暴來襲，這艘船再如何地傾覆，也沒有什麼好躭心的了。

少女們將自己的衣帽箱籠仍然安置在從船上搬運下來的床舖旁邊，整整齊齊看起來就像是女生宿舍似的。現在，只有一件事成爲大家心頭的陰影，如果沒有這件事，這野地的生活，該是多麼開懷呢？

是的，若是皮芮多能夠安全——雖然沒有一個人嘴上這樣說，可是大家的思念却都是一樣的。

營帳邊升起了熊熊的營火，是吃晚飯的時候了。

「馬克！蜜坎！快來幫忙呀！」

漢美負責生火，她將幾塊大的石頭疊在一起，放下柴枝，一下子營火便燃旺地燃燒起來。

蜜坎和馬克高聲應著，跳了過去。

大鍋裏是克拉拉和貝西的成績，咕嘟咕嘟滾著的湯油，香味四溢。

馬克和蜜坎一人一邊提著鍋，漢美用枝大勺，替大家分配食物。

輪到珍妮和瑪媚時，鍋便空了，漢美懊喪地說：

「哎呀，沒有了！想吃也不成了！」

這時，一個熟悉的聲音却在衆人的身後響起：

「連我的一份也沒有了嗎？」

大家一齊向聲音的來處望去，那是誰呢？

啊，在營地的中央，正站著被火光映紅了臉兒的皮芮多，她正在那兒點頭微笑呢！

一時之間，所有的人都楞住了，大夥兒呆呆地望著她，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不一會兒，馬克、

馬勒希和梅伊一齊衝向皮芮多，緊緊地擁抱著她，一個又一個

的吻，雨點一般地落在皮芮多的頰上。

「哎呀，救命，我快透不過氣來了！你們是不是當我已經死了？」皮芮多一面怪叫著，一面却高興得笑歪了臉。這時，所有的人都簇擁到皮芮多的四周來。

張惹那張被太陽曬得焦紅的老臉，也爬上了幾顆大大的淚珠，在黑暗裏隱隱約約地閃亮著。

「皮芮多！皮芮多！眞是皮芮多？」

大家開始七嘴八舌問道：

「妳是怎麼回事？」「妳都在什麼地方？四天不見妳人影？」「受傷沒有？」「妳怎麼知道我們在這裏？」

皮芮多被大夥搓揉著，興奮得大喊大叫：「那些以後我會慢慢對

你們說；現在我肚子也餓了，口也乾了，而且好睏，想好好睡一會兒。」

漢美不等把話聽完，便推開珍妮和瑪娟，騰出二人的桌子說道：「讓坐，讓坐，還有吃的也讓給皮芮多；蜜坎，你的一份也一樣；布萊絲；吉姆！快幫幫忙！」

五分鐘以後，只見皮芮多坐在克拉拉的椅子上，倚著瑪娟的桌子，被蜜坎和瑪娟一邊一個地夾住，一面吃著東西，一面跟他們說說笑笑。

「已經吃飯了！」

皮芮多才說著，跪在姊姊面前的馬克便忍不住地問道：「快告訴我嘛！這四天妳都在那裏嘛？我們都當妳已經死了，傷心得不得了呢

！」

皮芮多也不答他，一隻手仍然握著刀叉，一隻手却將梅伊的肩扳了過來說道：

「你們說是什麼地方？自然是海龍待的地方囉！」

2 皮芮多的歷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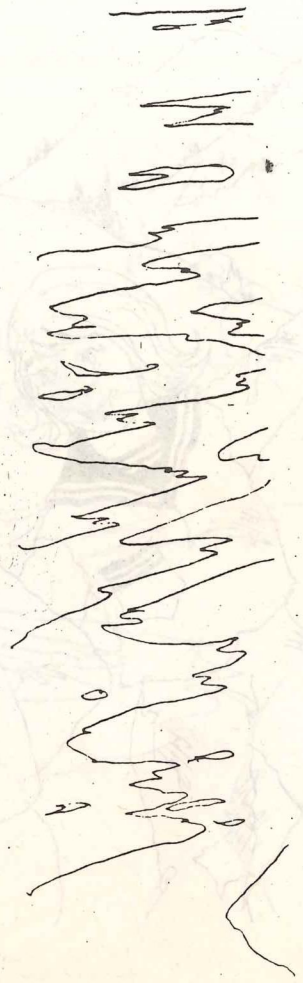
梅伊抱著雙臂，慢慢踱到了海濱來。她呼吸著清晨的新鮮空氣，漫無目的地走著，腦海裏盤旋的，儘是關於皮芮多的事。

忽然，漢美從背後叫住了她。

「嗨！梅伊！昨天晚上皮芮多說的話妳相信嗎？她說被海浪捲去以後她就昏了，然後又到了海龍出沒的地方，又說碰到海龍的身體……」

「她的確是摸過了的。」梅伊打斷她的話說。

「可是，皮芮多是不是說夢話，還是被浪頭捲去把腦子弄糊塗了？那麼可怕的動物，她連挨都不敢挨，怎麼還敢摸牠呢？」



「那東西其實很溫馴，皮芮多不是這樣說的嗎？」

「什麼叫溫馴？海龍會溫馴嗎？據說牠光是身長就有三十公尺呢？」

「不過，皮芮多說沒這回事。」

「那是她一派胡言，她在精神恍惚的情況

下，能看清楚什麼？於是，又是在一個洞裏醒過來囉，又是循著崖尋找出路的時

候，却找到了舊日的火山口，就是這島上最頂端的地方囉。」

「可不是嗎，」梅伊說：「多危險呢？餓了就吃樹上的果子，累了就露宿森林，皮芮多的勇氣和信念，實在是很了不起的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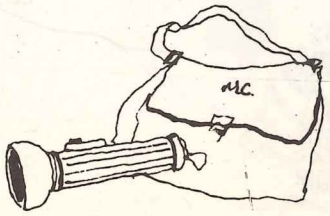
「對，對，憑她這一點，做我們海鷗隊的隊員是綽綽有餘的。只是——」漢美玩笑地說道：「那個洞穴就是海龍的家，妳眞的相信啊？」

「不能信嗎？」

兩人聽到聽音，回頭一看，恰是皮芮多。

「啊！皮芮多，妳醒啦？眞是好極了！」梅伊笑著說。「這一覺睡得眞香，託大家的福，體力已經完全恢復，以後就要跟大夥兒一起作戰了。」隨後，皮芮多便指著火山頭，彷彿打了一場勝仗地說：

「我終於發現海龍的住處了，如果再能夠



把海龍逼近火山口，那我們就完全勝利了。」

「但是，皮芮多，妳那些話，我們都不敢相信的。」漢美紅著臉，抗議地說。

「不久我就可以證明給妳看，我到底有沒有撒謊。在海龍的旁邊，不停地發抖，連喘口氣也不敢，雖然洞裏很暗，不能看得很仔細，但是我仍然怕極了，我怕牠一不高興把我吃了。牠的身體黑黑的，好大，並且在動著，眼睛還射出綠光。」

「你不是說，海龍很溫馴的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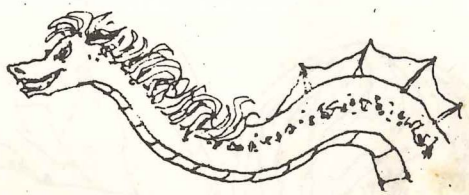
「當初怎麼會曉得呢？起先，我的確是害怕的，可是慢慢地，我知道牠沒有傷害我的意思，也許是因爲我身體太小，牠看不見的緣故吧！」

「好在妳平安無事地回來，你知道，我們爲妳多麼躭心呢？」梅伊說。

「哎呀，眞是不敢當，現在我還能回來跟大家在一起，眞有點像是作夢呢！在洞裏的時候，我在妳給我的旅行袋裏找到一隻手電筒，就拿著手電筒拼命找出口。」

「怪了，我們在找你的時候，在灣口也看到了這個旅行袋，所以才想到你可能死了。」

「湖泊和海潮一樣，有漲有退；因此，岩穴與那海草小徑應該是相通的。旅行袋這麼重要的東西，不但有手電筒；還有食物和地圖，可是大海龍一來，我就嚇忘了，結果這旅行袋，一定是順著潮水，流到外面來，讓你們發現了。」



「那麼，這個洞穴通到什麼地方呢？」漢美似乎也逐漸進入情況。

「洞很深，彎曲而連續，隨處都有分歧的小路，甚至可通到斷崖的火山口，不過從外面看，看不出來就是了。因爲漲潮的時候，洞口是封住的，入口附近原是一塊沙土通道，此刻也變成了一道小河，以及沿河的小路，這路時寬、時窄，不但滑而且崎嶇不平，我就是順著這條小路找來的。」

「海龍呢？」

「噢，海龍在這條通道上來來回回了兩三次，我當時只知道緊緊

貼著岩壁不要讓牠發現，所以，當我發覺遠方有一點光亮的時候，就向著亮光走出來了。結果走到一個大池塘模樣的

地方，有極亮的光線從上面透下來，我終於又看到了晴朗的天空。我高興極了！拼命地往上爬去。三番兩次不是被沿途的石堆絆倒，就是被樹枝草藤纏住，好不容易上去，才知道這就是火山口了。從山頂上望下去，只見整個小島都在腳底下呢。」

「能夠看到整個小島？」

「是的，就像一張地圖攤開在腳下。山腳有一些叢林，我在那兒迷了路，這裏那裏地足足找了兩天，後來發現了煙，才找到你們。」

「哇！眞是了不起！」漢美叫道。

「妳一定害怕死了！」梅伊說。

「不過，梅伊，把妳的衣服弄成這個樣子，眞抱歉！」

梅伊瞟了瞟皮芮多，那一套漂亮的水兵服，如今看來確是淒慘。

她搖搖頭道：

「沒關係的，只要妳平平安安回來就好。」

「啊，對了，有沒有好一點的服裝店，我做兩套衣服去！」皮芮多笑著說。

「那妳還不如和島上最時髦的瑪媚打個商量，說不定她高興起來送你兩套——那人可有六套衣服呢！」漢美說著，不等皮芮多回答，便笑著向營地跑去。

梅伊和皮芮多也慢慢回頭走去。忽然，梅伊止住了腳步，面向著皮芮多，把手擱在她肩，凝視著她。

「皮芮多，趁著沒人，我想問妳一件事，希望妳誠懇地回答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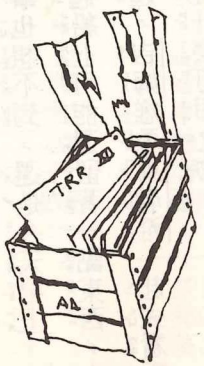
「怎麼了？看妳正經八百的？」

「我想知道，妳昨天晚上和方才說的話都是眞的嗎？」

皮芮多看著梅伊，收起笑容，慢慢地說道：

「我想，我們不妨這樣：如果妳願意，跟我來，我帶妳去看看那海中怪物。」

3 有船了！



「你說的沒錯？吉姆？」

「沒錯的，馬勒希，你看著好了！」

吉姆說著！便掄起斧頭，把留在船底的箱子敲了一個口。箱子裏露出一張鐵板來，上面是一些紅色的字母和數字——AV、TR、XIII、3……等等。

「你看，AV就是船首，TR代表左舷；3表示第三口箱子，XIII是說

裏面有十二張鐵板。」

「其他的箱子也可以此類推。」

「這些箱子，我們可以全數搬出去嗎？」

「這很簡單嘛，我們化整爲零，先卸到岸上，再重新安裝，十五天不要就可以弄好了。」

從翻船到着陸，忙碌的日子始終沒有間斷。搶救物品、建築營地，尋找皮芮多，鬧得大家連再修一艘船這樣重要的事也想不到。還是今天早上，吉姆偶然想起船上可能還留著一點東西，才把這事提起。吉姆慫恿馬勒希一起去看看船上是否有什麼可用之物。

馬勒希發現了這幾口箱子以後，立即從船上跳出來，越過深及足脛的淺水和扎脚的石子，一直向營地奔去。退過潮的海邊，一些海藻露了出來，他禁不住滑了好幾跤。

營地裏，少女們在克拉拉的指揮之下，正準備着午飯。

「喂！有個好消息哇！」

「什麼好消息？」

「我們有船了！」

「有什麼船？」

貝西正在攪拌鍋子裏的食物，一聽這話，不由楞住了，手裏的勺子「匡啷」一聲掉在地上。

「船在那兒？」

「那兒來的船哪？」

「我們什麼時候出發啊？」

大家七嘴八舌，紛紛向馬勒希問道。

「別急，別急，船還沒有造好呢！現在這艘船，還只有一些零碎的材料，我們必須費點工夫重新改建。」

「改建？我們？」

「不錯，這其實很簡單，把鐵板從船上卸下來，再旋上螺絲釘就可以了。」

「那好，我們馬上開始吧！」

每一個人的心，都隨着造新船的事飛了，那新船的樣子，彷彿已

經在他們的腦海裏打了一個模型。

梅伊和皮芮多沒有說話，兩人使了一個眼色，走到一邊，低聲耳語著。

飯菜弄得差不多了。他們必須趕著退潮，將船上的材料卸下來。梅伊和皮芮多負責在岸上接應，將卸下來的箱子排整齊，以及把沙灘弄平。

兩個人拿起鏟子和圓鍬，有一下沒一下地鏟著沙；當大夥兒的影子逐漸消失在船中的時候，兩人立刻拋下鏟鍬，向營地的臨時倉庫奔去。

「快！快！趁著退潮！」

皮芮多隨手揀了一些餅乾，乾糧以及必備藥品，急忙地塞進旅行

袋，另外又帶了兩件禦寒的衣服，兩把手電筒，以及火柴，繩子，斧頭，也一併裝了進去。

梅伊在她的皮製旅行袋裏，放進一把小型手槍，腰間也塞下一柄短刀。海鷗隊的藍帽子，也帶了兩頂。

兩個人各自準備妥當以後，便取了紙筆，簡單寫了一張便條，釘在營帳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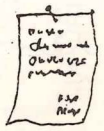
「有沒有忘掉什麼？」

「沒有了。」

「好，走吧！」

梅伊和皮芮多說著，便飛快地消失在叢林中。

4 梅伊和皮芮多那裏去了？



幾個鐘頭下來，一夥人個個累得滿頭大汗。算算一共裝了三十三個箱子，這只不過是部份的材料而已。

他們把船板和木樑編成大筏，裝載卸下的材料，向岸邊駛去。從中午以前便開始工作，工作到現在，已經是傍晚了。滿載著重物的木筏，顯得有些傾斜。潮水慢慢地漲了，大筏子趁著潮水，緩緩向前移動。

好不容易靠了岸，馬克却驚奇地叫道：

「咦？姊姊們到那兒去了？她們該來接我們了呀！」說著，便圈起嘴，大聲地喊著：「皮芮多！梅伊！」然而，四周仍然是空蕩蕩的，一個人影也沒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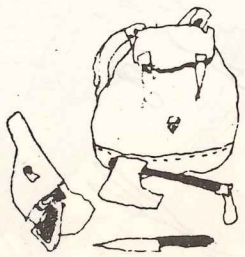
最後，馬勒希和張惹也不放心了，開始到營地附近去搜尋。結果，馬勒希在營地入口處發現了皮芮多和梅伊留下的字條。大家也聚攏了來，圍住馬勒希，希望知道字條上寫些什麼。馬勒希用顫抖的聲音唸道：

我們於今日中午十一點四十五分出發尋訪海龍眞相，兩三天之內，無法回來，請勿躭心。

皮芮多　梅伊　留

馬勒希唸完，只是呆呆地站在那裏，動也不動。大家也只是默默地注視著馬勒希手指間飄動的紙條，不知道說什麼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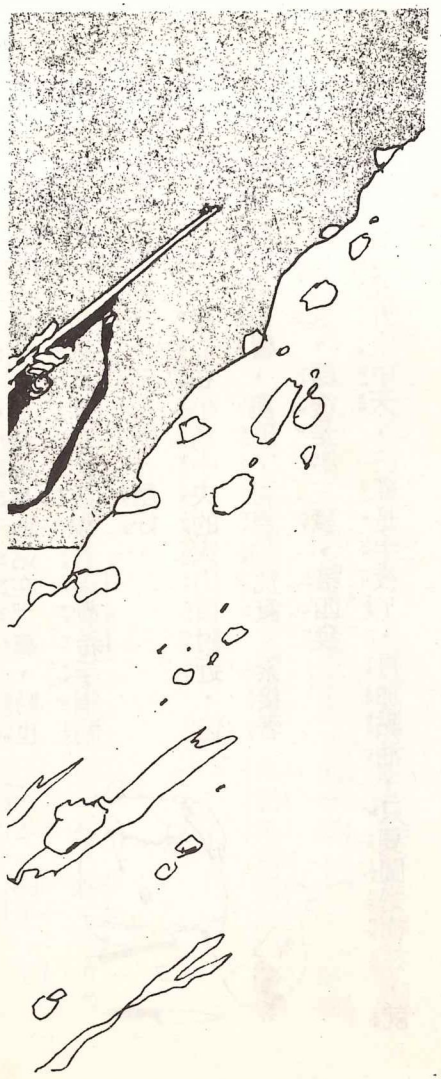
這時，聳立在小島中央的火山頂附近，猛然傳來一聲槍響，劃破了周遭的沈寂。緊接著第二發也響起，隨後是第三發、第四發……



「月亮升上中天，已經是半夜了，再加點油，只要闖過樹林，就好辦了。」

「那兩個人一定在山頂。」說話的是馬勒希和吉姆。他們兩個在海邊聽到來自山頂的槍聲，便相約一起尋找這兩個不告而別的少女。

而張惹則留在營地，和克拉拉一同守護其他的孩子們。



在沿途的樹林裏，他們發現了一道有著踐踏痕跡的草徑，順著草徑走下去，不久，便看到了一些叢生的荊棘，和掛在荊棘上的藍布片，不用說，這一定是海鷗隊制服上扯下來的。

天色逐漸昏暗了下來，前面的路幾乎完全看不見了，連跨一步也

覺得艱難，兩人只好暫時停住，等月亮出來。他們忍耐著，一等就等了兩個小時。

現在佇立在兩人面前的，卽是火山的噴火口，熔岩的碎屑，零零落落地撒了一地。

兩人大踏步地在明亮的月光下一面喘氣，一面趕路。山頂，已經迫在眼前。

突然，吉姆停下腳步，抓住馬勒希的手臂說道：

「你聽到沒有？」那是一種細細地像呻吟，又像歎息，像悲哀，又像無奈的聲音，在寂靜的夜空裏，飄送過來。

兩人都被這莫測高深的聲音駭了一跳，急忙抓起槍。

頭上是閃亮的星星，腳下是黑漆漆的山坡，山腳是密不見光的樹林，島嶼的四周是無邊無際的海洋。而這時的海面，却因月光的照射而散發出宜人的清輝。

「我們還是趕路吧！」兩人看見沒有動靜，便肩起槍，一面留意四周情況，一面繼續往前走。不久，從他們置身的地方到山頂，大概只有一百公尺的距離了。

忽然又是一陣呻吟的聲音傳過來，這一次比上一次似乎距離更近，而音調也似乎提高了些，並且聽得更清晰了。然而，同上次一樣，這聲音發出不久，便又猝然消失，歸於沈寂。

馬勒希忽然嗅了嗅鼻子，嘀咕著說：

「嗯！有一種奇怪的香……」

是的，一股令人作嘔的異香，逐漸在四周瀰漫了開來，使這個原本清爽的夜晚，變得極端使人不快。這個香味，他們曾經在安大略號的甲板上聞過，後來在遇到風浪撞上荒島的晚上也聞過。

馬勒希跑著小快步登上山頂，吉姆緊跟在後面。兩

個人喘息著，他們停下來的地方，恰是深邃的火山口的邊緣。

火山口呈蛋形，裏面一片漆黑，在這個黑暗的洞穴裏，不斷地發出使人顫慄的騷動聲，又像是某種巨大的怪物潛水聲，同時，一種刺鼻的濃香

，也從這裏飄散出來。洞穴中的轟然巨響，滙集成不絕的回音，在山頭的附近激盪著。

月亮已經走到山這邊來了，清明的月亮把火山口照映得一片輝耀。這黑暗的洞穴頓時光明了起來。

「喔！這裏變成了一個湖泊！」

就像皮芮多描述的，這噴火口蓄著滿滿的水，水面一片平滑。細看起來，這火山口更像是一只鉢。在邊緣靠右側的地方，有一條傾斜的小徑，這小徑大約是自然生成，向著山麓延伸。

「我們就順著這條小徑下山吧！」馬勒希說著，便跑了過去，吉姆又趕緊追隨。

就在兩人順著盤旋的小徑奔下山來時，馬勒希不經意地眺望山下

，忽然脫口喊了出來：

「啊！在那邊，你看！我看到了。」

在火口湖的一端，有一種東西正閃閃地發著光。

像是槍上的一部份，旁邊彷彿是一角海鷗隊的藍帽，在黑夜裏看來，就像兩三個黑點子。

5 怪獸的窟

有一枝斷了一半的槍，扔在那裏，看樣子彷彿是受到極大力量的摧折。

「你看那個！」

那是一團烏黑的血塊，觸目驚心地殘留在熔岩之上。

馬勒希顫抖著，幾乎說不出話來。他蹲下身，拾起血塊旁邊的帽子，帽子好像遭到鐵爪的凌暴，已經是破爛不堪了，有一頂上面繡著

M、C兩個字母，那是梅伊的名字。

「這一頂是M、T。」

「這是瑪娟的——皮芮多向瑪娟借的。」

他們對望著，從心底湧上來的淚水，模糊了兩人的視線，也淹沒了所有的語言。

良久，他們一個人提起油燈，一個人肩上斧頭，低著頭，拖著沉重的步子默默地向前走去。

果然，再往前，他們便到了皮芮多所說的洞穴，隧道中有一條小河，小河邊是一條小路，彎彎曲曲地向前延伸著。

已經走了將近兩個鐘頭了，然而四野依然是靜悄悄地，一點動靜也沒有。

過了一會兒，他們的前方忽然透出了一點藍色和些許的亮光，終於，他們聽到了寧靜的潮聲。

但是，這時頭頂上的洞口似乎變得高些了，而洞口的寬度也增大了許多，小徑突然平坦了起來，也像是更寬濶了。河水的表面，發出玻璃似的光澤，像一條柔滑的絲帶輕輕地盪漾著。

這道洞穴，直通到海濱。洞穴的出口，也就是皮芮多被浪頭捲上來的地方。這裏險象環生，下面即是削聳的大斷崖，尺寸之差，就可以使人粉身碎

骨。

馬勒希和吉姆仍舊低頭趕著路，一個不當心，吉姆滑了一交，因此把油燈也砸了，短刀也失了，碰撞的聲音在洞穴裏造成了巨大的廻響。

忽然，他們發現自洞口傳來令人不寒而慄的呻吟聲。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中，現出了一個發光的物體，不，是兩個：綠色的，火焰般的物體。

這是一對巨大的眼睛，大約在離地面三尺高的地方閃動著。

馬勒希趕緊舉起槍，擺好瞄準的姿勢。

海水好似起了一陣掀騰，藉著洞口的月光，可以看到一個巨大的黑影，霎那間沒入海中，不見了踪影。

又是一陣令人窒息的惡香飄了過來，馬勒希和吉姆連忙朝海濱趕去，可是，當他們到達海濱，除了無邊的海水，什麼也看不見了。

兩個人一時張口結舌，不知所措，惘然地站了好一陣子，才清醒過來，繼續四處尋找皮芮多

和梅伊。

路上，他們看到許多大小不等的洞穴和凹凸不平的路徑，幾番尋找，却連一個足印，一件留下的東西都找不到。

就這樣，當他們到達火山山麓時，天已經快亮了。

「難道她們死了？她們兩個，究竟在那裏呢？」馬勒希很憂愁。

「嗨！你聽到沒有！」吉姆說。

果然，不知從什麼地方，一種低沉而有力的聲音傳了過來。

「是炮聲？」馬勒希立刻反應道：「難道是營地裏發生了什麼事情？這會是求救的信號嗎？看樣子我們得趕快回去看看。」

6 就在眼前的海龍！

林叢中生著許多的藤蔓、樹枝和雜草，走在這樣的林間，就像在網眼上行走一樣，一步一牽絆，艱苦萬分。兩個人打起精神，終於穿畢林叢，好不容易回到了海濱營地，這時，他們早已是筋疲力盡了。

「啊！回來了！回來了！」克拉拉、馬克、蜜坎、張惹、漢美和其他的人，都歡呼著跑了上來，迎接他們，寒喧一陣以後，馬勒希問道：

「大夥兒都好吧？是不是都在這裏？」

他嘴裏雖然這樣問，心裏却是七上八下，生怕聽到一點無法接受的消息。

「都好！都好！尤其是你們也平安回來，天啊？這兩天眞把我們急死了呢！」

克拉拉替大家回答著說，馬克一心念著皮芮多，便搖撼著馬勒希的肩膀，急切地問道：

「姊姊呢？」

馬勒希垂頭喪氣地搖了搖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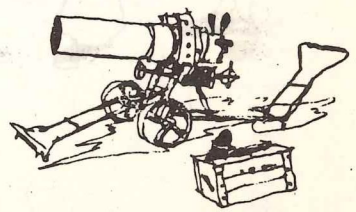
馬克看這情形心裏馬上就明白了，不

由得蹲下身去，眼淚撲簌簌地直落到地上。漢美也激動地抱住蜜坎，皺起眉心咬著牙，克拉拉在一旁只是不斷地揩著眼睛，幾個人不約而同地抽泣起來。過了一會兒，還是馬勒希首先恢復鎮定，向張惹問道：

「你們呢？那礮聲是怎麼回事？」

「哪！你看那兒！」

「不要慌！吉姆！」馬勒希立即機警地阻止他道：「那傢伙就要完了！」



潮水開始退了，海面零零散散地露出一點岩礁和平坦的沙灘。沙灘上躺臥著巨大的海龍，牠的身體，可能是因爲痛苦而強烈地扭曲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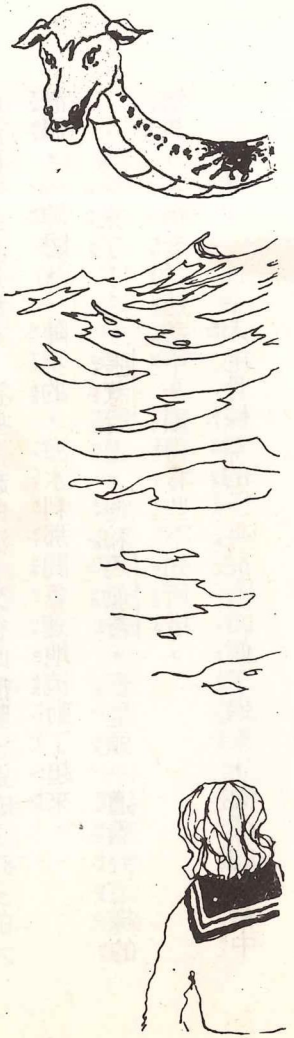
這個足足有四十公尺長的動物，用他四隻腳一般的鰭，用力拍打著海面，因此海水激烈地四處噴濺，連小石頭和海草，都被震動得飛散出來。牠奮力地掙扎著，好像仍然要鼓起最後的一絲氣力，潛進海中的樣子。

呻吟聲向四周震盪，又由四周反傳回來，在山崖與海面之間，造成一連串轟然的巨響。

馬勒希想到兩個女孩子就因爲這頭怪獸而送命，不由得熱血沸騰，胸膛被憤怒鼓撐得就像要炸裂了一般。片刻之後，他方才如同從噩夢中驚醒，端起槍，準備射擊；吉姆和張惹也同樣地舉槍拉開扳機。

這時，另外一個相彷彿聲音又傳了過來，這聲音似乎更響、更高，原先如雷的呻吟徹底地蓋了過去。海面像是撕裂了似地被攪翻著。

海岸邊也掀起了牆一般的巨浪。海上冒出了一個比方才還



要大的海龍，抬著頭，鼻孔裏呼著騰騰的熱氣。牠的眼睛射出綠色的光焰，大嘴如同血湖一般。而脖子一帶的鬣毛，也紛紛豎立了起來。

就在馬勒希端起槍，準備發射的時候，忽然背後有一個熟悉的聲音說道：

「等一等，不要打牠！」

張惹指指安大略號擱淺的地方說道。

「那時離天亮還有一段時候，突然漲潮了，大把大把的水冲上岸來，我嚇了一跳，也沒有看得很清楚，只見彷彿有很大的東西衝進海中，因此，我們想非把你們找回來不可，才放了幾響通知你們。」

正談著的時候，海灣中的水位又升高了，浪花打到海岸上，濺得很高。不一會兒又退了下去，好像鬆了的彈簧似的。然而，片刻之後海浪再度猛烈地襲來，這些激起的浪，又彼此撞擊，造成了許多的大漩渦，一陣隱、一陣現的，海水剎那間急速地流動了起來。

「又來了！……」張惹說道。他和馬勒希，都是頭一遭看到這樣的情景，在極度的驚駭中，顯得有些不知所措。

突然，一種令人毛骨悚然的怪叫從海面傳了過來，洶湧的波濤中

，伸出一截巨大的脖子，一張極大的嘴巴和閃閃發光的兩隻眼睛。

「是海龍！」他們齊聲喊道。

這個活生生的發現，使得所有的疑慮都消除了，那傳說中的怪物，果然是存在的。

海龍的脖子旁邊，流出血水一般的紅色液體，把銀色的海水染成了紅色。這麼說海龍是不是因爲受了傷，所以才不斷地騷動，發出呻吟呢？

然而，可憐的皮芮多和梅伊，會不會就是葬送在那張大嘴裏呢？

想到這裏，握著小刀的吉姆，幾乎恨不得立刻縱身躍到海中。

只見梅伊和皮芮多散亂著頭髮，從岸邊跑過來。

皮芮多說道：「這兩隻海龍是一對夫妻——那脖子上有毛的是雄

的，沒有毛的是雌的。」

是的，這是一隻雄海龍，正悍悍地朝雌海龍靠近。這情形把在場的人全嚇得楞住了，只是站在那兒引頸呆望。

雄海龍終於來到雌海龍的身邊，而後，便利用牠的長脖子，將受了傷的雌海龍捲起，一齊躍入水中，霎時，海面上掀起小山般的巨浪，然而，剎那間，又很快地恢復了一向的平靜。在海龍剛剛躺著的地方，他們發現了一件東西，還在熒熒地閃著亮。

7 重返雷內

「我是加拿大海鷗少女探險隊的隊長梅伊。以前，我曾經爲了反對一個說法，來到這裏。當時，我和皮芮多之間，有著唐突的激辯和小小的不愉快，今天，我鄭重地在這裏向皮芮多和諸位道歉——那傳說中的海中怪獸海龍，是一個千眞萬確的事實，牠是存在的！」

說完，所有的列席者都熱烈地鼓起掌來，掌聲響徹了整個的雷內劇場。

這是爲「海龍」而舉行的第二次專題發表會。

皮芮多也上了台，和梅伊並排站著，輪流發言，馬勒希和張惹坐在她們的後面。梅伊充滿感情地說道：

「我們兩個走到火山口的時候，忽然眼前現出一對發綠光的大眼睛，張著血盆大口朝著我們來，我吃了一驚，不覺把槍掉在地上，我的槍就這樣摔壞了。皮芮多看到這種情形；立刻就對準這怪物開了一槍，第一槍沒打中，第二槍發出去，我們看到怪物流了血，很快地鑽進水裏去了。可能馬勒希把怪物的血當做我們的血，同時，又因爲帽子也掉在地上，他們看到帽子，便以爲我們被海龍吃了。

後來我們沒有走隧道，繞過叢林的時候，無意間在斷崖下發現了一個大坑穴，在這個坑穴中又出現了另一隻海龍，頸子上生著

長毛，正在那裏暴跳如雷。」

梅伊說到這裏便停住了，皮芮多接著講下去：

「這是一隻雄海龍，前面頸上沒有毛的那隻是雌的。雄海龍可能是爲了雌海龍的傷勢而生氣。這時，不知道從什麼地方，忽然傳來雌海龍的呻吟聲，我猜想牠是在呼喚雄海龍。雄海龍聽到這聲音之後，立刻以極快的速度向聲音的方向跑去。而我們也就趕緊穿過叢林，回到營地來。

當兩隻海龍在海灣出現時，我們兩個簡直動也不敢動一動，嚇得跟傻瓜一樣，等到雄海龍帶著雌海龍鑽進海中，方才清醒過來，回到營地。爲我們的大舉歸來，大家都高興得什麼似的。

就在這時，我們發現了海龍美好的禮物。在退潮後的沙灘上，躺著一個發著光的物體——那是一片光彩奪目的鱗，大得像一座盾牌，看樣子是從海龍的脖子上掉下來的。

我們想，這片鱗不僅可以爲我們這次的探險歷程，留下一個可貴的紀念，更可以爲海龍的存在，當做一個有力的證明。今天，我們把這片鱗帶來了，請各位看一看這海龍留給我們的美妙禮物……」

鱗太大了，需要兩個人才擧得起。梅伊和皮芮多合力把鱗片高高地抬了起來，那鱗片由於燈光照映，散發出彩虹般耀眼的光輝。

所有的人都看得目瞪口呆。

散會之後，喧鬧的會場頓時變得萬分寂靜，座椅上空蕩蕩的，個人也沒有。

「我在想……」皮芮多說。

「我們在這裏第一次見面，」梅伊笑著接下去，兩個人的眼睛裏，都閃動著淚光。

而大廳的廳口，那一

向的「三人小組」——馬克，漢美，蜜坎，已經很快地玩起了舊日的遊戲，追逐吵鬧著了。

後記

一般寫給女孩子看的故事，總以偏向於柔弱而愁慘的內容居多，或者是後母虐待乖巧的小兒女，或是弱質的女孩被調皮的玩伴所欺負。這本書最大的特色，就是摒棄了這種傳統的窠臼，風格明快而剛健。故事的主人翁也是一群活潑而爽朗的女孩子。

這些女孩子，有著一種不尋常的夢想，爲了這些夢想，她們冒險犯難，付出了極大的代價。尤其在遇到困難時，她們同心協力，併肩

度過難關的勇氣和胸懷，更是在一般的少女故事當中不易見到的。

作者是法國女作家托洛，生於一八四七年，卒於一九〇四年，所以本書可以說是一百年前的作品，但是在感覺上依然新鮮生動，趣味橫生，讀來絲毫不覺得陳舊枯燥。她爲少年少女寫了不少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一本「穿著木鞋的女王」，除此以外，她也寫了許多歷史方面的小說和以海洋爲背景的故事。

這本書的原名叫「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女皮芮多」。實際上，皮芮多是一個非常勇敢的女孩子，她敢獨自一個人，深入海龍的居處，在叢林中盤桓兩天，再重返同伴身邊。她就是有這個勇氣。

「海龍」在法文裏其實就是「龍」或「海中怪獸」的意思，是一種形狀半似海馬或馬的動物，頭頸部生著茸茸的鬣毛，有一對綠色發亮的巨眼，嘴張大時，足可吞象。身體有如巨蟒，附著發光的鱗片，可以隨意轉動。

依照這樣的描寫，這種動物倒有些近似東方的「龍」，而不是海龍了。因此，翻譯爲「海龍」可能沒有單譯作「龍」更貼近原意。

當然，這不只是一種幻想中的動物，見過「海龍」的，不要說東方，其他地區的人也一定有許多。據說一七四三年，有一名水手在格陵蘭附近看過一種動物，這種動物在頸子上生著鬣毛，全身有鱗，而且很大；在法國也有很多目擊者的紀錄，不過，這些都還是傳說。

儘管在火箭都登上了月球的今天，世界上仍然存在了許多未知的事情，譬如英國尼斯湖（Nessu Lake）的尼許（Nessi）和喜馬拉雅山的雪人，就是很好的例子。

在托洛那個時代，比現在自然有著更多的未知事情，作者便以這些未知的事爲材料，添上自己的想像寫成了這本書。

最後，我要向讀者們提出的就是，兩個女孩不遺餘力地去殺一對海龍，在一百年前的人想來，也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然而，在今天，就我們必須極力保護野生動物的立場來說，去追殺兩隻對人類並無危害的海龍，實在沒有什麼意思。

波多野未記

海鷗少女探險隊

牧童金笛，智慧人生

牧童少年文庫44

出版者：牧童出版社
發行人：許曹德
著者：艾瓏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677號
總公司：臺北市民權東路473號福德大廈7樓
電話：5615980
業務部：臺北市中山北路2段93巷36號
郵政劃撥：帳戶第18705號
電話：5416030・5641813
每冊定價：新台幣50元
八版：中華民國71年2月1日

缺頁折損，寄回退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 3000978
S. 3000